

第十卷　第四十一期

民國廿二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綑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KUO WEEKLY WEN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
天津國聞週報社發行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一、寄款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　九江路三十二號　北平　南河沿菖蒲河甲一號　漢口模範區洪春里新十四號　南京　成賢街長康里二號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廿二年九月一日 重訂

下行車

列車次數	北平前門開	豐台開	郎坊開	天津總站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塘沽開	蘆台開	唐山開	古冶開	灤縣開	昌黎開	北戴河開	秦皇島開	山海關到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膳各車等	五•五〇	六•二六	七•四五	九•二六	九•三五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二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一七•三五		
第十一及第十九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六•一五	八•一五	一一•五〇	一六•二五	一六•四五	停	十九次	唐山起	五•〇五	六•五〇	九•〇八	一•三〇	三•〇八	一四•一四	一四•五〇		
第三〇一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等	七•一五	七•四五	九•〇五	一〇•一六	一〇•二五	一一•〇〇	開	往	浦	口							
第三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八•二五	八•五五	不停	一一•一六	一一•二五	一一•三五	一二•三二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一五•〇五	一五•四五	一六•三七	一七•一六	一七•四〇	一八•〇〇		
第九次 快膳車各等	一四•一〇	一四•四二	一五•四七	一七•二〇	一七•三〇	一七•四五	一八•四五	一九•四五	二〇•五三	二一•三四	二二•一七	二三•一〇	二三•四五	〇•一〇	〇•三〇		
第五次 特快膳車各等	一六•二五	一六•五五	不停	一九•一六	一九•二五	停											
第一〇一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一•〇八	二三•四一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二四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一七	七•〇九	七•三七	七•五九		
第一五一次 混合三等	二〇•二五	二一•一〇	〇•二〇	二•四〇	二•五〇	四•五〇	七•一七	九•五五	一三•三〇	停							

上行車

列車次數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開	秦皇島開	北戴河開	昌黎開	灤縣開	古冶開	唐山到	唐山開	蘆台開	塘沽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天津總站開	郎坊開	豐台開	北平前門開
第八次 慢膳各車等			五•三五	六•二三	六•五二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二六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二	一四•一三	一四•二四	一四•三九	一六•一五	一七•四七	一八•二〇
第四次 快膳臥車各等			九•一五	九•三八	一〇•〇七	一〇•五〇	一一•三八	一二•二五	一二•五七	一三•〇〇	一〇•〇五	一四•五六	一五•五〇	一六•〇〇	一六•一三	一七•一三	一八•四三	一九•一〇
第十二及第二十次 混合三等			一一•〇〇	一二•〇〇	一三•〇四	一五•〇七	一七•四〇	一九•三五	二〇•四〇	停	十二次	天津起		五•〇〇	五•三三	九•〇七	一三•二五	一五•〇〇
第十次 快膳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三•二五	一三•五〇	一四•二八	一五•二〇	一六•〇七	一六•三九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三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二一	二一•三四	二二•四八	二三•一五
第一〇二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一•五五	二二•二八	二三•〇六	二四•〇〇	一•〇三	二•〇〇	二•四〇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三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八	九•四三	一〇•一〇
第一六次 混合三等										一四•三〇	一七•二三	二〇•二五	二三•三八	〇•一五	〇•三五	三•二四	六•三〇	八•一五
第六次 特快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二六	不停	一一•四五	一二•一三
第三〇二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等							由	浦	口		開	來	一七•〇〇	一七•三五	一七•四六	一九•〇九	二〇•二六	二〇•五八

時人彙誌

邵瑞彭

邵瑞彭，字次公，浙江淳安人，現年四十六歲，曾任衆議院議員及北京各大學教授，段祺瑞爲執政時，任善後會議會員，參政院參政，當曹錕賄選總統時反對最力，有聞於國內外，現任河南大學國文系主任，平生治樸學，兼詞章，著有尙書決疑三卷，齊詩鈐學九卷，古曆學二十卷，地纂古義一卷，羣書校記三十餘卷，書目長篇二卷，詞四卷，文四卷，筆記十卷，語原（未脫稿）若干卷，其訓詁學與曆學皆發有清一代諸人未發之秘，爲有功國學之著作。

編輯後記

▲……近十年來，中國隨着時代的齒輪，經歷了多少壯闊的波瀾，犧牲了多少的生命，人們分扮着各種脚色，同演着一齣偉大的時代劇，但這個時代問題的性質如何，似乎還沒有人把牠弄得清楚。這一期所載的「時代的威脅」一文，是企圖來探討這個問題的。

▲……國民政府的財政，好像就發揮了一個募債政策，所以最近所發行的一萬萬關稅庫券，自然不是希奇的事。尹伯端君「一萬萬關稅庫券之批評」一文，是從學理上討論募債政策的利弊，此文對於關稅庫券的動機與眞相或未及深知，但對政府的公債政策可算一個總括的評議。

▲……成聖昌君的「赤區土地問題」一文，至本期完全刊竣，以前見本卷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二十八，三十，三十一，三十三，三十四，三十六，四十，各期，讀者可併讀之。

▲……孫文青君「南陽草店漢墓享堂畫象記」一文，並圖十三幀，作者希望金石學家予以評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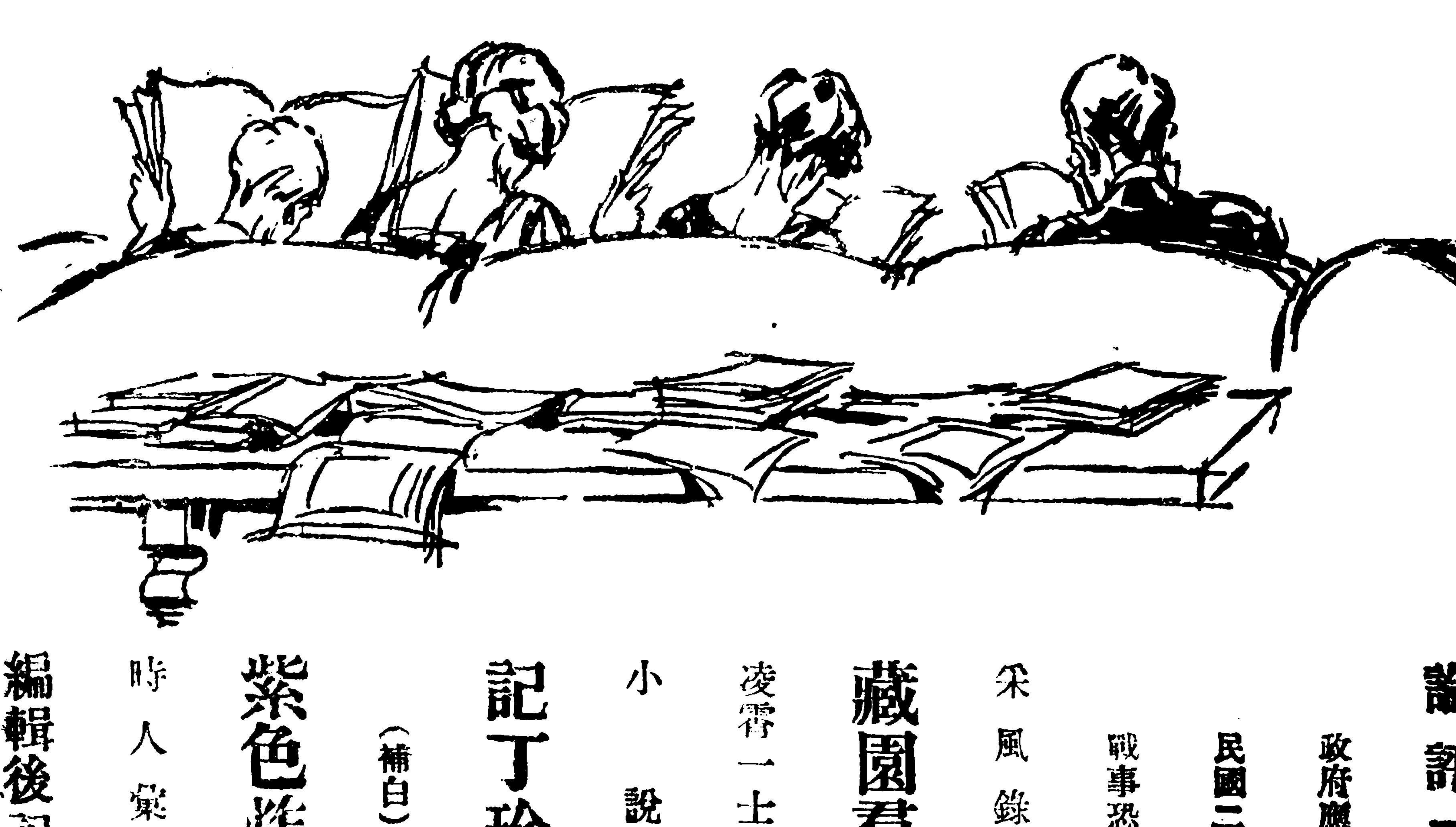
▲……朱溪君的短篇創作「紫色炸藥」，的是成功之作，我讀此文時，是一口氣讀完，情緒的緊張，時時隨着作者的筆鋒跳動，我認爲這纔是我們所需要的時代文藝。

▲……全國運動會已於國慶日開幕於南京，本報下期將有專紀，作正確的紀錄，篇幅當略加多，希讀者注意。　（編者）



國聞週報

第十卷 第四十一期 目錄
民國廿二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時代的威脅

黃叔堅

據本文作者給編者的來函說：「此文是以今日中國龐大的共潮爲對象，作者深感於中國學者雖多，肯於在公衆論壇上明顯的發表整個批評的意見者尚極少，動機是爲政治的顧慮或是懼於猛烈的回擊，是不得而知，但是有見於問題的重大性，我們這樣庸衆的鬱結，是以大膽的吐露爲快。」此文討論的問題的確很大，作者對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批評，是一針見血的，能够很客觀的指出牠的罅隙；最後一節所論，所持的態度是正確的，所開的對策，言簡意賅，也是很健全的。這個時代的威脅，已落在中國頭上，且在過去及現在已付了很高的代價，我們若對於這個問題還不能有一些眞切的認識，無論站在任何立場，都應該是很可憐的。編者讀書甚少，體驗亦微，不知傍人已否有過與此文相同的見解與議論，但吾讀了此文之後，覺得是一篇値得鄭重紹介給國人的文字。又此文的命題及文中的子題，均係編者臨時添加，倘失原意，並非作者之責。（編者）

一、我們的文化要再度估價

時至今日，我們的國家眞是危亂極了。賴以維持國民生命延續和進展的經濟基礎已是全部的動搖，而且無一日不是傾向着破敗的途徑。政治在社會上的意義，唯見其演成爲一部份無文明的人類惡根性的展露，自私，貪逸，攘奪權利，殘酷爭殺無止境的映出。國內的禍亂，已不是口舌文筆的淸算所能勝任之今日，武裝和政治的外力且以高壓度向我們襲擊。社會的命運似已集合了人類歷史上悲劇的大全，我們果從這種最深刻的痛苦經驗中得些什麼教訓以應付將來？復興，改革，我們聽到的計劃，策略是多極了，但在解決社會難題上，沒有一個辦法是能絕對可行絕對完滿的。是不是我們每個人在嘆惋悼惜「到底如何是出路」之外還應該有點自信心？今日的社會纔眞是每個人發展才力和意志的最好機會。我們是否應該接受而熱心的從事於此社會付予我們的試驗工作？在目前荊棘的國運中，毋論以羣衆或個人的立場，其表現的行動如果是無理智的，不謹愼的，態度爲頹唐的，漠然

的，則我們育數數千年的民族還有何文化可言？我們還不能鑑定的聰敏的應付民族大難，奮鬪國家生存，則什麼纔是文化的價值？

悲哀的環境，曾引起一般有識之士的大聲疾呼。憂難的仁者，他們在言論上的努力是多方面的，有爲法制革善之主張，有爲正風易俗之倡勵，攻擊社會上道德和心理的弱點，指摘社會上成見觀念的錯誤，這只要我們檢閱近一二年來有關時代社會重大問題的論述批評，便可俱見一般愛護國家憂心袍澤的嘉謨宏論，苦心孤詣。持論雖是各異，其中誠不乏精慮慎思，規詳計周之作，就消極方面言，振聵發聾，抉私揭隱之功，不可掩沒；積極方面則予改進社會所需的建設工作以參考供獻，我們應當感謝這些明見的先驅。

但是對於我們社會上另一個禍亂的因子——共產主義產生的政治運動，我們的持筆戰士却缺乏一致而對的勇氣。今日幾無一人否認此種運動影響社會之大，激亂人羣之烈，然而或僅片面的攻訐，或議空泛的防範。咒詛痛誓只表現了畏怯震恐的心理；曲解眞實，也不是學者的態度。言論避之若浼，更增其潛勢力的鼓進。我們如不努力於此種運動在中國之作用的認識與釋解，恐怕不能逃避蒙蔽國人的責任了。是爲此文的呼籲。

我們必須認淸此種暴亂的勢力對今日我們社會的威脅是較任何歷史上的暴亂爲大。其爲武裝猖獗之可怕，並不還於其在文化上之積極侵略。前者，由於今日它利用我們國家因貧苦而生的弱點，以造成其武力的陣線，便可證實；後者，則觀於我們成千萬的青年被它激動，誘引，而被任意的驅策，而悲慘的殉道，是益足徵信了。無論我們如何攻擊共產主義在今日中國的不能成功性，此種運動之具有雄厚的內力是不可忽視的。它不僅企圖用所謂「鐵和血」以摧毀，屠宰我們物質固有的一切，它的敎義律條，且是威脅我們整個的文化。我們社會傳統的習俗風尙，制度義理，在那些不仁慈的敎徒目中，是絲毫不能妥協而應加以毀滅的。它向我們每個人的精神物質生活挑戰，它的信徒是一手持刀一手捧可蘭經的向我們講道，是否有不容我們有機會去考慮拒絕的一天，以今日它的勢力之正在萌芽狀態，尙未得有效力；然而我們自己却是正在落落漠漠，混混沌沌，趦趄進退，手足無措的當兒。際此內困外侮紛至沓來的時機，它將潛進的發揮其最大的威勢，造成最嚴重的結果。我們誰敢保其必無？然則今日我們談剿匪，談安民，談救濟農村，其非爲唯一的積極的手段以對此時代的重大威脅，自是明甚。我們要對它用正面的分解，我們於自己的文化要再度的估價，才是我們今日求

知求存的應有態度。

二、馬克思主義的概略認識

共產黨的祖師是馬克思，由列寧杜洛斯基領導的革命說到今日中國的蘇維埃東方支店，共產黨的策略行動，可說毫未背謬他們祖師的教言。不僅如此，馬克思對於社會觀念，階級鬥爭的一切顛毫始末的描述，始終指導着他的承繼衣鉢者在政治上的實際活動。他的信條是門人奉守的不二法門，他的學理，直至今日還是共產黨用以自傲的文化鬭爭武器。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運動的關係之深，是遠甚於耶穌之對於世界的天主教會的。今日一般人盛謂我們的多少青年之所以被捲入暴力的漩渦者，皆是盲從和金錢的引誘，此只是小部份的真實。如在今日亂的社會中，出現另一種有系統，有力量；理論充實同於實際証驗的社會理解，更能滿足青年對於社會的慾望，更能供給青年實際知識的糧食，則我們真可以像一些人把共產黨的猖獗看成純粹的山澤草冠，除了用軍事掃亂外，是不足介懷了。

共產黨智識的本營既是馬克思主義，則我們不可不作一初步的概略的認識，這是我們尚可辦到的。提起馬克思，我們應深表敬意，他是近一世紀中天才的驕子，文化的大師。他在社會科學上的供獻——也是革命——是超絕時代的。他在知識上綜合整理材料的工作極偉大。我們對於歷史的了解，社會因果關係的把握，因他的解說更現光明。更可注意的是，他是以社會主義為革命的創始者，他為革命所準備的策略步驟，在理論上的根據，縱使有錯誤。也是細密得驚人的。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有系統的哲學，它是包括着許多學識部門的範疇的。值得我們加意看重的，是它的歷史社會觀念，那是共產黨理論的基礎。馬克思的歷史社會觀有兩個顯明的特徵：一則努力說明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勞動者如何的開展着，如何矛盾的形成保有生產手段者和勞工階級的對立，其目的是在證實階級鬭爭的必然性，及資本主義制度之無疑的崩潰，另一則解釋着在經濟的關係上政治機體的發展行程，以樹立他的唯物社會觀的基礎。提到唯物論，請先作一些題外之言，唯物為一哲學之謎，至今不知引起了多少學者論辯的糾紛。在我們中國也看到許多自命唯物與非唯物觀者的嘵嘵舌辯，因而也引起了一般人的曲解誤會。好像唯物與非唯物即能完全決定中國未來的命運，判決共黨運動的是非。這是一個錯誤。馬克思的唯物觀點只是着重在以經濟生活為中心，以詮釋整個的歷史（是生產體系，性質的變化統制着社會政體，觀念，法律，宗教——的形態）。但經濟生活是包括人類社會的經濟體系和經濟行為的。裏面的「物」是只

有生產手段，即技術，可以代表的。然此內的「物」是必須與人類的經濟行爲（爲滿足人類常在變中的經濟要求慾望爲動機）關聯後始展開其作用。所以此處所論的「物」，只是物質中一小部份與人類有特殊關係之「物」。後來學者之論辯「物」與「心」，則皆漸越入哲學範圍而爭孰爲宇宙之實質，孰爲宇宙之主體，越發奧妙越發深邃了。然而在馬克斯的社會觀中，他對經濟特性與社會總生活形態關係之表論，其着重處在經濟特性爲中心，其論題之字句，着重在「決定」在「統制」。則其「唯物」在唯人類社會生活中極狹義，範疇極含混之「物」爲一事；其與在邏輯上的「物」與「心」的論辯問題截然不同，爲另一事，自極可察了。雖然今人指摘經濟特性決定社會其他生活的形態演進論之非是者尚極多，但在大體上，事實極爲馬克思此種見解雄辯，它尚未遭受任何重大打擊。然我們萬不可自陷於不自覺的錯誤，斤斤於唯此唯彼之辯，捨本逐末，忽略了當前實際的答解，只是招人嘲笑而已。

馬克思的社會分析法，直至今日，還是學者們難以推翻的。他在歷史上解釋着社會演展的進程，純粹以經濟特性爲中心觀點。各部份的推論是誠然有些是過分的抽象而簡單化，把歷史上因果性的一切心理和人性的因子，完全棄如敝屣，然而僅此並不足阻礙他理論的勝利。現在世界上資本主義國家所經過的危機，社會上在經濟和政治範圍內所發生的矛盾，窘難，是大都合於他的分析的。世界經濟的普遍不安狀態，生產缺乏平均的分配，失業的增長，經濟國家主義的鬥爭，無一不是被他微妙的預測了。他講社會如果步入資本主義制度的階段，由於生產進程之越趨複雜，則管理此種工具的人數愈少。資本及生產手段集中了，小資本家之不能應付新的經濟環境而併合而消滅了。又由於此種經濟制度是依靠着利潤（謂爲勞動價值的剝削）而存在，故過量的生產又增長大批待業的勞工。農業和實業的大規模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又促進無產階級工錢勞動者和擁有生產手段與財富者的階級分野，對立的更趨單純，更趨顯著。於是一方面只是出賣勞力的人，貧窮而生命無保障的，一方面是有財富，過着貪逸生活的日子的，而後者的存在便基於奴使，剝削前者。但統治者雖爲自己利益而溶塑文化的形式，管理政府，製訂法律，然而仍逃避不了本身的崩潰。到一個時期經濟矛盾的因子爆發了，私有財產制度再不能安協的解決更新更大的困難。同時無產階級自覺了，他們再不能忍受痛苦，他們不再甘被搶切，於是便要和統治者搏擊，爭鬪的結果，據馬克思的看法，勝利是終屬普羅的。

上面這個總括的叙解是不能再簡略的了，因爲明了整個馬克思理論的各個引證，各個邏輯方法的推論，是需要我們用多的時日去探討的。然而僅從上面這一點粗略的大綱，我們不難看出馬克思的論調的魔力，是如何的刺激着在社會上貧苦失望的人們，使他們與奮而踴躍的參加標榜着爲貧苦者福利安排的一個理想的試圖了。馬克思的推論，在許多事實上得到有力的証明，是不容我們否認的。然而僅於此，亦並不能帮助共產主義革命在任何社會爲必需的自圓其說。馬克斯的推論是抽象的正確的，然而在人類社會關係上，許多相互的，歷史的因子之錯綜作用發生逃避律則，蔽掩律則的事實（在社會科學中，律則是抽象的，由於意外的因子的影響，產生例外的事實，脫離律則的統制）。各個此種事實的綜合，始顯出社會演展的眞實形態。馬克思在分析他自己當時社會既往，其成績較他人爲進步自無可辯，亦即由於他的此種解剖死屍試驗的成功，馬克斯乃大胆的從事於肯定複襍的未來社會變動。直至今天，我們雖還未看見它顯著的失敗，然而此是要待事實來解答的。

三、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批評

在我們這裏，攻擊共產主義的立論是非常紛歧的。有的談共產主義在五十年後的中國才能發生作用；有的談共產黨革命，社會的條件不充分，不准許；有的在道義方面斥共產革命爲違反人性的，更有在勢態上面認爲性質同於亂世流寇只有用飛機大砲便可掃平的；其餘則態度若拒若許，談論則若是若非，眞是五花十色，無所不有。這裏我們應當討論的是站在客觀立塲批評此種運動在中國目前環境是否有切實的立場的見解，那是和共產黨革命理論發生直接關係的。

中國的社會尙未步入資本主義制度的形態，是我們攻擊者的唯一有力的口實。在政治上他們認定中國還沒有脫離封建制度的權威，首先是要經過民權革命以達民主政治，才是適當的步驟，在經濟上則以爲國民經濟是普遍的貧乏，實業農業都是薄弱落後得可憐，金融資本和較大規模的私人企業僅是在都市中表現其微小作用，而且是由於政治上的阻礙，此種作用是極不規則，幼稚而不成熟的。因此在社會上沒有顯明的布爾喬亞和普羅列塔里亞的對立。另一方面又以民族的觀點指示中國在爲世界資本主義者的市場上，是如何的被帝國主義者政治及經濟力所壓迫，所以在國內只有多數傾向破產小資產者和失了耕作的貧苦農民，而認爲以此等人作共產主義的動員，實爲改造社會最魯莽最荒謬而不合理的手段。

此種論法之合於事實性，很不幸的，並沒有予今日倡言

悲觀的共產黨以有力的打擊。無疑的，馬克思在假定共產革命的成功上是有一個理想的成熟階段，同時他在推論資本制度發展的進程上，經濟上私有財產制順利的擴張其勢力，是被當作必然前題的。但此種假定，此種論斷，再沒有像在今日中國之呈現其最動搖的姿態。私有財產制在中國社會上的作用最呆滯最無進展的今日，目前條件之最難使社會演化至資本主義之今日，而共產主義在中國文化和政治侵略的收獲上卻大於任何別的國家（蘇俄自然在外），豈不是一個極大的矛盾？

馬克思在預測未來的社會中，對於經濟後進國家的命運是極輕描淡寫的。他說明在資本主義的國家，相隨着資本集中化和大規模工業的過量生產，便發生尋覓市場利潤的競爭。此種競爭引導着資本主義奔赴經濟後進的國家，他們一面輸入資本，一面用武力脅迫以獲得特權的讓予。既利用了後進國原料的便利，復可用投資開發的手段得到更優的利潤，於是破壞了後進國的小生產業，使其農民勞工日益無產階級化。言既僅此，人們便會相信馬克思是要把我們這樣國家的命運完全交給資本主義國家的掌握了。我們將永遠不能為自己的主宰，永遠不能脫離帝國主義者的玩弄束縛，則只有像共產黨人所說的若不向共產革命讓步，只有隨着世界資本主義社會的覆沒淪亡同歸於盡了。

只有可怕的神經過敏者和過分的悲觀者，才會有這樣的結論我們暫不必談。然而此種觀察卻供給中國奉行共產主義者發展新理論的有力資料。他們相信自己的行動是負有對外對內的使命的，造成第三國際的中國，便同時給白色勢力以重大打擊。他們認為國內的阻礙是封建餘孽和不成熟的資本階級，他們也曉得單以少數勞工（機器生產企業中的肉體勞動者）為基礎，則暴動決不能成功。於是一面要利用在天災人禍中受犧牲的農村民衆。那些雖然是個人意識尚極堅強的農民，但在物質生活極度失望下，為流寇盜賊尚所不計的，更何況甘言蜜誘？另一方面則要鼓惑智識階級（泰半為失望的小資產者）參加他們的陣線攜手共進，以從事超階段的社會變革。

共產黨此種複雜的陣容，實即證明其本身之最不穩實性。他們攻擊別人的不當注重心理因子在社會上的作用，而自己卻過份的信任宣傳的效能。對於較任何國家受傳統習慣與心理印染為深的中國農民，一些理想的知識灌輸，一些反抗意識之提醒，除了在暴動上會得些暫時的效果外，是空若無物的。他們自己亦不當否認如沒有在舊制度中得到逐漸養成的團體的意識訓練，堅強的組織經驗的大衆，陡然驅一些無

為的流亡失所的貧民從事於屠殺焚毀的工作，雖然這些人們會得到暫時坐享其成的報償，但是把僥倖心加到一個殘酷的習慣，且是極少有自覺的理解上面，是多麼危險的境界呢？而且客觀的講，蘇俄未革命前的事實，是不能與今日的中國相擬的。代表貴族地主的俄皇帝政對於貧苦民衆所採取的極端暴虐極不妥協的手段實促成共黨革命之迅速進展；而在目前的中國，則改良主義已有很大的潛在力量，公衆言論在本身的性質和影響政治上，雖是微弱的，已有傾向一種變化的表現。而且蘇俄在未革命前並不是帝國主義的利潤市場，其相互的利害關係是遠遜於今日的中國的。以歐戰時國際間之矛盾衝突，各國的忙於戰爭，尚予赤色革命以相當的壓迫，則今日共黨革命如危害至帝國主義者的權利區域，則其將引起極大的干涉，是更毋庸置疑的了。有此兩種勢力的阻礙，共黨武力政策必將更費時日。對外既疲混戰又乏進展，則更無餘暇清理本身，取信愚民，其為不利，豈非明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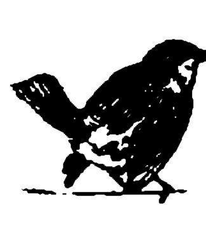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共產主義者在鼓動智識階級者上亦有顯著的成功，此亦不足證實他們的前途更現光明。共產主義開始以理論出現於中國時，無疑的是以小資產者的智識者作媒介，他們介紹理論同時即出發行動，他們無疑的是此種運動的領導者。此種少數的小資產者為信仰而置身痛苦的秘密工作中，始終不渝的奮鬪，自是一種奇蹟。然而此種他們自己所謂的烏托那因子——以一種追求非現實的，幻想的真理公正，美善為動機——的繼續不斷的運用，恐亦並非上策。馬克思也曾提出對於此種智識階級的不信任案，他的意見是即使因為有識見的布爾喬亞幫助而得着部份成功，從勝利的首始勞動者不要信任那些先前的同盟者。就事實言，那些自動，被動加入彼種運動的智識者，毋論其為盲目的或非盲目的，要皆受過所謂的布爾喬亞氣息的熏染洗禮的，雖他們自詡有一個訓練嚴格的組織，但是把那些由於幻想由於憤恨而感動的青年放在一個整個不同的心理管理下，意志極易動搖，希望常感不滿，固不必說，如萬一如所謂布爾喬亞氣息因環境引誘，信念不堅，而復萌其作用，則共產運動之進展豈不遇重大阻礙？共黨在此諸種情形下活動，如果成功，則我們只有把它看成拿破崙英雄事業的重演了。

四、中國的出路

上述種種對於共產主義在中國今日之作用上粗陋的解說；完全是作者善意的批評它理性的正面。此種運動背後一切的貽人笑柄和口實，都不敢拿來作論判的根據。此種運動對於社會的威脅，自為人所共識，但我們要認清幾件根本的事實：第一，共產主義的理想和共產黨今日在中國的活動是兩

作事。以中國社會準備條件之不充實，即使達到共產主義理想初步的成就，恐亦在遙遠之將來。我們如不能使社會日趨有秩序，多建設，多生產，人民漸漸脫離死亡墮落的危機，行見此種暴動日益擴大，不可收拾，或終遂其武力成功的本願了。第二，只於批評不是我們應付的態度。在此處，軍事是不在言內的。文字上的攻訐除非增多共產主義者譏笑的材料外，沒有積極的作用。我們當在把它認識清楚，用更多的經驗，以從事改造社會的切實工作。其外對於共產主義過於吹毛求疵的理論指摘，於實際並無若何補益。爭論價值，利潤的學說，不能消滅待斃於農村中的貧苦人民對於剝削者的憤恨，正同於不能解除新與未艾勞資間的糾紛。我們要找尋處理實際問題的辦法。第三：不需提倡空洞的人道主義。此在我們通俗的文藝上，尤見其普遍之發展。極意渲染，虛張聲勢的同情，在今日我們需要新的道德力量中，已失其作用，唯見其驅使人們只在感情方面認識問題，反逃避理解的責任心（趨時赴向者，更不值談），正如同我們唯以道德立場判斷共產革命是非之爲根本荒謬。我們要求行的道德，負責任的事實，求真理的結果。通俗文藝影響大衆最深，設如千篇一律描寫社會不幸者之憤恨，何妨試一二篇記載積極的改革社會行動的真實（如不以悲觀自殺作結局），使人更增人生之了解。

我們今日如不贊許以暴動破壞方法變革社會，則我們的唯一工作即在改善社會以挽救危亡。改善之道不是簡單的，我們的輿論向此方面的努力已是頗有成績。當然求得一有整個系統不背實際的辦法，尚須共同長久的合作，然亦不得緩怠我們實際工作的決心。自己認爲於改進社會有利適於自己興趣的事業，應以全精力赴之。所謂自信共信，無不由此出發。我們政治不良，不應只認爲政府之過錯，應更加緊民意之督察，民力之表示。我們對於黨治的政府（其實仍是人治），在中國傳統不良政治習慣影響之下，肆意的彈劾，正表示我們付與它最大的希望，最深之信仰。一個社會如不能使其文化繼續充實，繼續發展，自不能存在；一個社會的存在如無合理的根據的獲得，也就是公理壓迫的對象了。我們應該不是掘自己的墳墓，擴自己的喪鐘吧！



一萬萬關稅庫券之批評

尹伯端

近頃南京政府，以國難嚴重，軍事政治各費，省無可省，於五千萬美金棉麥借款之外，復決定發行一萬萬關稅庫券，以爲周轉國庫之用。財政部長宋子文氏之提案，與關稅庫券條文，已於本月三日通過行政會議。在此政局杌隉，盛傳汪蔣宋等消極之時，財政上得此解決，渡過難關，則不安之時局，或可暫歸平復，而黨國要人，多財善賈，亦可從容施政，措國家於安定矣。然而就吾國之財政經濟狀況言，則有不勝其隱憂者：第一吾國自民元以來，頻年舉債，十六年以後，中央政局，幾全賴內債維持，遂造成數十萬萬之債額！究竟我國財政，是否有償還此鉅額公債之能力，而政府之公債政策，又是否能維持於久遠？國人不敢自信，即黨國要人恐亦不暇顧及之也。其次則近年時局，內憂外患，達於極點，國民生計，日益斲喪，而工商實業之衰敗，外力經濟之侵略，亦日益加甚，於此情況之下，五千萬之棉麥借款，甫經成立，又益以一萬萬之庫券，國民負担，能否勝此，殊亦不可不深長思也。復次則吾國歷次舉債，皆與戰費發生密切之關係，此在學理上之得失如何，在事實上之利弊奚似，亦不可不詳爲討論。茲本此數者，一論此次關稅庫券之利害爲何如。

【一】學理上公債充作戰費之探討

此次財長宋子文爲發行庫券之提案，詳稱年來軍事費用之增加：謂『……二十二年三月，日軍又復攻略熱河，進窺平津，軍事緊張，臨時軍費，因之驟爲膨脹，計三月份支出，爲二六，七九〇，九一九元。四月份爲三一，〇七五，一一三元。五月份爲二八，五七三，八七〇元。六月份爲二七，三八七，二八八元二角三。七月份爲二五，七一六，〇一一元七角五分一。以上五個月，共支出一三九，五四三，二〇四元，較之原定月支一千八百萬之數，溢出四千九百餘萬……在任何國家戰務費之支出，均爲臨時性質，舉債以充，固爲通常辦法。……復賴各銀行以愛國熱忱，及維持金融之苦心，對於上項不敷之數爲暫時借墊。現在軍事暫告段落，

市場漸復原狀，茲擬發行二十二年關稅庫券一萬萬元，作爲上項墊款之抵押品……』

就宋氏之提案說明而言，則一萬萬庫券之用於戰費，已爲毫無疑義。『在任何國家，戰務費之支出，均爲臨時性質，舉債以充，固爲通常辦法』寥寥數語，尤足表明財政當局之態度。祇此『通常辦法』能否支應此循環不息之內戰費於無窮，殊深疑慮！蓋則戰費支出，應否以公債充之，在學理上已辯論甚烈，而大體認爲不可。即以歐戰時之緊急，各國財政當局，亦多不主以公債充戰費者，茲略述其學理上之得失，爲我負債纍纍之國民，與財政當局者進一解。

自歐戰發生後，各國之臨時軍費，驟然增加，於是戰費支出，究以公債應付，抑以租稅彌補？遂爲聚訟紛紜之問題，概括言之，約有下述之五種主張：

(1)第一種主張，謂戰時支出，應單獨以公債應之，勝則一切皆取償於敵人，無增加人民負担，與擾亂財政體系之危險。（內戰則絕不能有此希望）此僅德法兩國在戰時之主張，而戰後亦深感痛苦也。

(2)第二種主張，謂戰費支出，應單獨以租稅應之，美國一部分之經濟學者與財政家主張之。

(3)第三種主張，謂國家在戰爭時期中，應設立相當之永久租稅 impôts permanants（非與戰事同時結束者）假定在一會計年度內，其戰事可以結束，則其收入至少須足以維持一年度內之經常支出——維持和平之軍費及年金支出在內——，及相當臨時軍費，與合理的公債償還資金。爲英國在戰時之主張。

(4)第四種主張，謂戰時財政，應一半靠租稅，一半靠公債。此爲美國在參戰之初，財長麥克朵 MacAdoo 之主張，時人稱爲五十理論 Theory of fifty on fifty。

(5)第五種主張，謂狹義之經常支出，應由租稅收入支付，軍費支出，與軍務年金等均排除。公債辦理費，可列入經常費，而償還金不能，此係法國在戰爭結束時之主張。

此類主張，或太偏於理想，或太側重事寔，皆不足取。總之討論戰費問題，固不能祇重財務技術的條件，而置事寔的困難於不顧。亦不能祇圖目前之靈便，觸犯財政學上之禁忌，而增加未來之困難。歐戰時參戰各國，無論勝者敗者，莫不於戰平以後，先發生財政恐慌，皆緣太重事寔，而輕易舉債耳。故欲討論此問題，當先明瞭交戰國之經濟環境。於此須注意兩問題（1）供給戰爭之財力與人力，其量有限。（2）大戰結果，引起價格之上漲。

關於第一點，供給政府作戰之人力，僅能利用現代服役之人，而不能利用後代之人。（公債則係利用一部分之後代

人，以其負担，轉移於後來者。）至於物力，大體上亦僅能利用現有之富力。誠然有一部分富力，可以繼續開發，如鋼，鐵，煤，銅，痲，麥，木材之類，且可因戰事關係，爲大量之開發。然此種富力，初非一國所能具備，且當戰時，一切工業，大半爲製造軍械業所吸收，或爲戰事所阻碍，無由繼續生産，故在戰爭時期中之物品，可分爲兩類：甲，不能向外國購得者，其供給總量，爲過去存儲量，與繼續生産量，然必除去維持此生産之耗費。乙，能向外國購買之貨品，則其量無限，然輸入激增，必使滙價高漲，不免於大量現金之流出，直接與財政發生影響。就此觀察，交戰國之經濟狀況，第一在感一切應用物品之缺乏，應謀節省使用之道，即在謀全國消費量之減少也。

關於第二點，則戰爭結果，往往引起價格上漲，其原因第一在生産工業之受戰爭影響，不能維持原有之產量，物價遂受供求律之定理而上漲。第二在戰爭時期，政府往往採用紙幣政策，貨幣之購買力狂跌，斯一般之物價暴漲。第三戰爭時期中，人心不定，且對貨幣無信任心，因之阻碍儲蓄，增加消費，此亦促進物價上漲之原因。就此點觀察，則交戰國之經濟狀況，第二在感物價上漲，消費擴張，應謀救濟之道。

戰時國家之經濟狀況，既一面痛感物質缺乏，一面又擴張消費，如此矛盾現象，焉能持久？故直接治療之方法，厥在限制消費，從事節省。今本此標準，以論戰時公債，則覺其弊端百出，不獨未能節制銷費，且從而助長之。以公債作戰費，反不如新增租稅之爲愈也。

1公債促進不正當之消費，於國家生產，與公共和平均有碍。

一國消費量之大部，屬於資產階級，與獲得利益之人，公債之募集，常以高利作引誘，於是富有餘資從事購債者，反可增加收入，而消費愈甚，結果富力日耗，貧者愈貧，而富者愈富矣！法儒蔡司 Gaston Jéze 謂公債票不能代表現金，僅代表一定之消費量，其言誠有至理。且公債之種類多，交易所之投機買賣愈劇烈，足以引起恐慌，妨害一國之生産。

（2）公債促物價之上漲。物價之高低，與貨幣量爲正比例，幣額增加，物價必隨之而上漲。今發行公債，頓使市場增多信用証劵，信用擴張，不啻幣額加多，物價上漲，殆不可免。夫以戰爭國家之境地，物價本已上漲，公債又從而助長之，影響所及，尙可言耶？

總之戰時國家之軍費，在學理應節約全國之消費，以資彌補，假如軍費支出爲三千五百萬，則國內須節約三千五百

萬之消費量，而輸納此額於政府，而後均衡可期。若令此法不用，轉求諸公債，則國家必以高利許資本家，募集乃不困難，一面引起物價上漲，消費者吃虧。一面促有價證券之下落，資本家受損。將來還高利債，國庫又蒙其影響。總其弊害，約有三端：1消費者出高價；2資本家受證券下落之影響；3國庫負高利之損失，而最終負担，仍出於人民。

今本此理論，以視吾國之經濟狀況，是否國內生產，足以自給？資產階級之消費量，是否不曾增加？言念及茲，令人惶懼，內則農村破產，百業凋殘，壯士從軍，農畝荒蕪，外則經濟侵略，有加無已，日用所需，盡仰外貨，而居高位據權要者，又復不顧利害，借債爲生，致使一般富商豪滑，因利乘勢，掠取意外之收入，而任意奢侈，擴大消費，故內地雖屬蕭條，而一二都市之繁華如故，國民之購買力雖已減少，而外貨之入超激增，種種經濟上之矛盾現象，皆出現於吾國，據國際貿易局對外貿易統計報告，自民十二起至去年止，十年之間，入超共達二，八九二，八九九，三三四海關兩，自民十七年以後，入超數額，尤逐年激增，而本年上半年之入超，竟達四八二，六四〇，〇〇〇元。依此觀察，本年全年，或且遠逾去年五五〇，六〇五，二四〇海關兩之入超數，經濟情勢，以至於斯，漏洞之深，殆難想像，至此猶欲舉債以快意一時，不啻飲鴆止渴也。

【二】中國關稅擔保債款之一般

中國海關稅收入，向爲國稅中之大宗收入。北政府時代，即靠關餘，維持殘局。南京國府成立，仍恃關餘發債，敷衍一時，及稅權收回，稅率增加，關稅收入，遂佔全國收入之半數以上，而爲中央政府之唯一財源。據十九年度租稅之總收入爲五億六千萬元，而關稅收入，則有三億一千二百萬元，約佔全數百分之五六。二十年度總收入爲六億三千二百萬元，關稅爲三億六千九百萬元，佔總數百分之五八。二十一年度總收入爲六億六千二百萬元，關稅爲三億五千九百萬元，佔總數百分之五十四。其歷年收入與次多數之鹽稅統稅相比較，則大於鹽稅收入一倍有餘，大於統稅收入，恒在五六倍之間。此種鉅額稅收，本爲政府之命脈，宜如何培植整理，俾爲國家建設之有用經費，乃歷年以來，政府利用關稅，抵押借欵，遂使鉅額收入，大部耗於債務之用，茲就關稅所負內外債分別略述之：

1外債

關稅担保之外債，起於淸末，迄於今日，除陸續還淸者外，尚餘英德續借欵，善後借欵及庚子賠欵三種：

甲，英德續借欵成立於西歷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九日），總額英金一千六百萬磅，年息四厘五毫。該欵截至二十一年底止，尙負本金七百一十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五磅，利息一百九十萬零三千六百四十九磅，合計九百萬零二萬七千二百七十四磅，至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全數償清。

乙，善後借欵成立於民國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一九一三年）總額英金二千五百萬磅，年息五厘，現尙負本金二千二百二十八萬七千五百八十磅，利息一千九百六十萬零四百二十七磅。合計四千一百八十八萬八千〇七磅，民國四十九年七月，全數償清。

丙，庚子賠欵爲義和團事件，各國所要求之損害賠償，債額爲四億五千萬海關兩，年息四厘。自歐戰以後，已大有變更，計俄德奧三國之賠欵部分，已歸政府自由處置，大部改充內債之担保，餘如英美法比等國部份，則改充文化建設等費。惟自我關稅收入方面言，仍每年照數撥付也。此欵原訂民國二十九年償清，因歐戰緩付五年之故，展至民國三十四年償清。

2內債

內債之以關稅作担保，起於三四年之內國公債，繼有七年長期公債，整理六厘七厘公債等，給北京政府時代，以關稅担保之內債，除償清者不計外，現負額計有八千四百四十九萬餘元。至於國民政府自十七年所發之關稅長短期內債，種類之多，計達數十種，現負債額，連新發之一萬萬關稅庫劵，計七億八千九百三十五萬餘元，合計達八億三百八十四萬餘元。若以北政府與現政府作比較，則北京政府所發者，佔百分之十而已。於此足徵政府之全恃舉債維持也。

【三】結論

吾國內外債務，日益增高，而其中尤以關稅擔保者，爲最大部分，依二十年度之預算列債務償還費三萬萬四千餘萬元，此種駭人數目，即擧關稅全部收入以應之，尙虞不足！（此種債務費之支出，自然不盡靠關稅，然十九年度之關稅收入，僅三萬一千二百餘萬元，尙不足債務費之用也。）何况上年東北刼關，已使關稅之收入減少，益以近來世界普遍之經濟恐慌，與國內杌隉不安之景象，尤足影響稅源，觀於二十一年度之關稅收入，較遜於二十年度，其機兆從可測知。最近十月六日北平晨報載宋子文於本月五日偕國聯技術專員拉西曼乘機飛滬，擬銷關稅庫劵，其談話曾謂『各方曾建議增加海關進口稅，充實國庫收入，猶待考慮，九月份關稅非旺月，較去年同月尙減收，故增加關稅，從稅收解繳中央

之各省統計，國庫實收並不多。」於此可見關稅增收，即財政當局，亦無把握，源既不能增加，又復擴大其流，勢必使碩果僅存之關稅餘欵，罄盡而後已也。

夫財政之運用，切忌於一會計年度內，臨時之收入過多，蓋意外之收入多，必引起政治上之浪費，支出膨脹，而使以後支出，難乎爲繼。況臨時募債，足影響於以後之收入乎？是公債之募集，除用於眞正之生產建設外，總以避免爲是。今吾國對外，非眞能抗外侮而有戰爭也，於此所謂軍費政費者，殆指年年繼續不斷之經常支出，此類支出以公債應之，財政寧有不日趨困窘者哉？

在今日渡此難關唯之一辦法，惟在一面整理各稅，以裕永久之收入。一面痛節支出，以減費用。今日中國軍隊之多，居世界各國之首，而門戶洞開，外寇縱橫，曾莫之敢禦，此種軍隊而不應裁減，人誰敢信？其次則目前政治機關，重床疊架，尸位素餐之徒，不知凡幾，故裁軍減政，實當前急務，若不是之圖，惟擧債以養兵，挾兵以馭政，行見民生日蹙，兵愈衆而匪愈多，債愈擧而財愈絀，當局者亦將隨國民而同陷淪胥也。月前立法院長孫科談及財政困難，謂『政治當局，以裁員既裁無可裁，而軍事當局，又感軍費不能稍裁，』致慨於目前財政之無辦法，此蓋爲一萬萬庫券之『開場白』也。大公報十月三日之社論，曾痛闢其不當，茲節錄其末段，以作本篇之結論：『竊以爲以現政府之有力而自由，處茲司農仰屋之會，應有大刀闊斧之緊縮辦法，不應有「裁無可裁」之說，方今農村破產，瀰漫全國，政繁民困，達於極點，亟應悉罷不急之務，盡袪可裁之官，予人心以震奮之感。即如五院之中，縱令暫去立法，監察，考試三院，夫於國計民生何害？司法行政部，既隸行政院，則取消現在之司法院，抑又有何不可？各部之內，併鐵道於交通，合海部於軍政，更於建設大計何妨？此外疊床架屋之機關，似是而非之建設，痛加振刷，何一而非節政費，省手續之善法？至於各省有名無實之市政府，徒養閑曹之各廳署，縱令十裁其九，絕對無害可言。當局者但能破除情面，法行自近，則整飭爬梳，決無問題，苟並此不爲，徒以「裁無可裁」爲言，則人人混飯，上下自欺，恐一年有半之大好光陰，轉瞬即逝，而「鬼混政治」出諸革命黨人，見之自由政府，尤爲有識者所爲心痛者耳』。

二二，十，六，於北平。



赤區土地問題之實際與批判（續）

成聖昌

以上列舉的各條法令都是赤區第一二次頒布之土地法內關於廢除債務的部份，在第一次土地法內規定得比較明晰！過去一切債務無論富人貧民間在原則上，是一致廢除的，但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按照蘇維埃所規定的適當利率是可以借貸的。這就是所謂「蘇維埃法令允許內的極低利息的銀錢週轉，不必禁止。」既然如此，那末，過去一切債務爲什麼要無條件的一律廢除？最多也不過是否認其高利貸的剝削，不償付利息就夠了，爲什麼連借貸的本錢也要廢除呢？在事實上，目前赤區固無所謂借貸不借貸，但在理論上，這種法令上的規定辦法，實在是說不通的！赤區前委與閩西特委聯席會議在其富農問題決議上，對於流通金融銀錢週轉一點，曾反駁道：『爲了「流通金融」即爲了使富農再借錢給貧農，而阻碍貧農羣衆對富農徹底廢債的鬥爭，這是很不對的！這種口號由富農以欺騙的性質提出來原不足怪，若站在貧農觀點上作這種主張，則是最蠢不過的，因爲農村秩序一騷動，一切借貸除欠立即停止，那有鬥爭到了沒收土地時候，而有富農出來流通金融之理?!一切紅色區域的事實早已教訓了我們，要流通金融只有靠貧農自己組織信用合作社，和蘇維埃向富農強借，辦理低利借貸，靠富農在貧農不打他的條件之下發慈悲心救濟貧農，那完全是空想。』這是一個事實，在此種游擊戰爭與地方暴動情態之下，甚麼事情都失了保障，有錢的當然情願將錢埋在地窖裏，不會拿出來「流通金融」，因爲此種流通，不獨全部財產被搶掠而去，而且自己的生命時時刻刻可以在種種罪名下喪去，這是一個誰也不願意去做的事實！但是，金融不流通，這種社會是不是還能延續下去？當然的，社會是全仗着金融流通，生活才安定，秩序才穩固，此一社會才不致混亂，而由穩定繁榮的路上發展下去。所以，赤區此種片面的廢除債務，固以刺激淺薄人民一時的情感，然而對於整個社會的生存是一種莫大的打擊，尤其是對社會經濟方面造成了重大的混亂象徵。我們並不是說廢除債務全然不可以實行，但至少預先須有充分的計畫與準備，並附有條件的，如若不如此，則此種行動只有破壞混亂的力量，絕不能有補於社會前途的。

其次，赤區對於中國農村中現存的債務關係，尚缺乏一種科學的分析與健全的了解。實則中國南部諸省普遍的債務關係，多半是自耕農在每年苦辛勤勞的耕作下，節衣節食的牛馬生活中，日積月累的儲蓄一些銀錢，在年歲豐收的時候，或者還可以多儲蓄一些，於是借給一般中小地主，本上加利，利上加息的形成一種初期資本積壘形態的發展。這就是最普遍發展的一種象徵，近年來一般坐吃山空的中小地主的沒落，就完全是此種高利貸剝削下債務積壘發展的結果，每屆年冬的最末一天，各鄉各村中就只聽到賣田書契，坐索債項的熱鬧，許多中小地主多半都是此種情態之下沒落爲一無職無業的貧農了！除了此種債務關係最普遍的發展以外，其次就

貝有兩種，一種是鄉村小市鎮的商業資本，利用高利貸剝削向一般中小地主放債，藉圖厚利。一種是由鄉村外出，在外省機關上或軍隊中工作，在貪汚形式下剝削了許多民脂民膏，於是寄同本鄉去放債，利用高利貸形式來剝削厚利，這是一種官僚資本的債務關係。但這兩種資本的放債，絕不是借給一般雇農貧農或中農，他是附有條件，就是對方的借債主須具有相當的財產或殷實之家，而且要信用可靠，然後才可以審時度的放出，因爲他們是已經受慣了先去圖厚利，結果連本錢都喪失了的事實教訓，所以態度非常謹慎！貧農雇農中農既沒有具有此種條件，當然無法去獲得此種借貸的權利。至於一般中小地主多半是無錢餘剩的，全仗向外借進使用。即使少數能夠有錢，那他們也是與商業資本或官僚資本的出借，同樣是附有條件，貧農雇農中農一樣是不符合條件，無法取得此種權利的享受。如此說來，然則雇農貧農中農沒有債務關係了嗎？不是的，雇農貧農中農也有債務關係，不過爲數極少！而且他們此種債務，如果是地主借給他們的，則多半是由於惻隱心的發現，爲中國舊道德爲富不仁的教訓所驅逐而放借，此種借債的並不是以剝削爲主，反是以人道爲主，因爲在借貸之前就已失了剝削的保證了。其次就是雇農貧農中農相互間的放債，以自己辛勤勞苦，胼汗血換取之資，在最低限度的必要生活需要外，積蓄盈餘者放債，這種債務當然也是高利貸的剝削，但爲數極少極少。以上是目前中國南部諸省農村中債務關係，一個簡略概括的分析，在這一分析了解之下，使我們認識赤區此種廢除債務的行爲，對於貧農雇農中農的實際利益是沒有多大獲得，甚至還有損失，只得利的要算是一般中小地主，所以，此一行爲徒足以擾亂社會秩序，使金融流通失却保證而已。

再次，我們從財產私有一點意義上來說：赤區原主張澈底打破財產私有制，實行沒收一切土地收歸國有，禁止自由貿易，典，押，租貸買賣制度。但是此種主張非爲一種根據環境條件分析的結果，事實上當然是辦不通的。所以，後來在悲慘的失敗事實教訓中轉變過來，認識了『蘇維埃區域的經濟政策上，黨應當避免過早的辦法，不應當實行那些只會使農民群衆脫離我們指導的辦法，可以放任商業的自由，暫時不要禁止他的買賣，不要實行集中供給，不應限制境內的商業和調節物價，當然定要除出特殊的例外（塊煤油），這種例外辦法，一定要是境內人民自己所要求的，是爲着軍事上之必要，或者反對投機和怠工的。』同時認定『有些地方，則禁止土地的買，賣，租，押，這些辦法顯然在目前革命階段上是過早的辦法。』『過去分配土地把土地所有權收歸蘇維埃政府，禁止自由買賣，農民祗有使用權，這種辦法是不妥當！現在本政府重新規定，凡經分配了的田地（實行了抽多補少抽肥補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的田，這田由他私有，別人不得侵犯，以後一家的田一家定業，生的不補，死的不退，租債買賣由他自主。』這當然是對過去所提的許多口號，給予一個嚴重的否定！而仍舊沿用過去私有制度社會的習例，充分允許私有制度的極端發展。既然田地可以私有，田地可以租貸買賣，當然就允許財產可以私有，商業資本有存在的餘地。財產既可私有，然則廢債又是什麼意義呢？所以，由財產私有一點意義上說，赤區的廢除債務完全是一種矛盾而多餘的行爲，無異於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總之，赤區廢除債務這一策略，無論在理論上，在事實上，都是陷於一種謬誤矛盾的立場，完全是發端於以專迎以合社會低級畸形心理的必然結果。

四、赤區土地稅之徵收

土地稅是赤區土地問題實行沒收與分配後的唯一重要問題，也就是赤區財政收入的大宗來源。共黨雖則對中國農村社會的分析，認爲『抗租，抗債，抗粮，抗稅，分配土地，是農民唯一的要求。』『重租高債，苛捐雜稅剝削的結果，農民已不能再事生產，失業遊民日益加多。』同時，對土地稅又如此的辯護着：『土地上農業累進稅的目標是供給鬥爭的財政需要，在這個目標下以保護貧農聯絡中農打擊富農爲原則。爲了鬥爭的財政需要，貧農自不能不出相當的土地稅，但必須收得很輕，極貧的（每年食不够的）應該免稅。中農出稅較貧農可以多一點，但須不違背聯絡中農的原則，就是說中農出稅亦不能太重。對於富農可以抽收高至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稅。爲了鬥爭的緊急需要，得向富農無代價徵發剩餘粮食。』由整頓原有稅收，廢除苛捐雜稅，而徵收統一的累進稅，在原則上當毫無疑義，而且是一種必要手段。土地之應徵收稅欵，也是無疑義的事實。不過，赤區土地稅的徵收，原則的錯誤，稅率的不劃一，以及除規定數額外，尙有所謂早田稅，晚田稅，軍用米之種種奇名異目的捐稅徵收，短期公債的發行。據最近由赤區逃出的難民口述，赤區苛捐雜稅的徵收，標新立異，開所未聞，見所未見，開歷史上未有之奇聞，其剝削搾取的程度，豈可以現社會事實所可比擬?!所以，赤區這種解釋辯護，終不過是一種美麗的飾詞而已。

現在且將赤區土地稅徵收的容，分爲徵收原則，徵收稅率，以及徵收辦法三段，介紹於下：

A 徵收原則

關於赤區土地稅的徵收原則，其中央頒布之土地法內有如下的條文規定：

『第二十七條：爲打倒反革命的需要（如爲了擴大紅軍及赤衞隊，供給政權機關等）及增加羣衆利益的需要（如設立學校，看病所，救濟殘廢老幼，修理道路坡圳等）蘇維埃得向農民徵收土地稅。

第二十八條：土地稅以保護貧農連絡中農打擊富農爲原則，須在蘇維埃建立之後，而且羣衆已經得到實際利益，經高級蘇維埃批准時才可徵收。

第三十條：土地稅之收入支出須統一於高級蘇維埃政府，低級政府不得自由收支。支付標準，按照稅收多寡及各級政府需要的緩急輕重由高級政府決定。』

又赤區湘鄂贛邊區及萬載縣蘇對於農業累進稅稅則，也有如下的原則規定：

『A.根據每人分田時估計的生產數量爲徵收標準。

B.徵收標準以五碩起算，五碩以下不徵收。

C.徵收谷担重量每石以九十斤爲原則，但與各地習慣間有出入時，得按照當地情形斟酌決定之。

D.以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二十五爲徵收率。

E.其他農業生產品，每年均以一次收入照谷價折扣計算，合併征收。

F.如遇蟲傷水旱，極貧農無力耕種；致生產數量歉收者，得呈報當地蘇維埃斟酌情形減少或免收。

G.凡出租土地一律按照稅率繳納累進稅。但因貧苦老弱公務紅軍的家屬，及因革命長期脫離職業者，得呈報當地蘇維埃斟酌情形減少或免收。』

『甲，土地稅根據每人受田多少而定征額。

乙，每人受田四石者起碼征收。

丙，以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二十五爲征收率。』

此種原則的錯誤當然還是造基於共黨對中國社會的錯誤分析，基本論點錯誤，由此論點所發生之一切問題，當然是同樣的陷入錯誤的深淵了。不過，以根據每人分田時估計的生產數量(即收穫量)爲徵收標準，如遇虫傷水旱，極貧農無力耕種，致生產數量歉收者，得呈報當地蘇維埃斟酌情形減少或免收。此爲一可注意之點！但僅能行之於健全的下層組織之下，科學化的運用。否則也就徒增糾紛，愈形混亂了！

乙、徵收的稅率

稅率的規定在赤區內是不一致的，有的四石以上起征，有的是五石以上起征，有的征多，有的征少。在一九三〇年赤區軍委會頒布之土地法內，第二十九條規定土地稅按照農民分田每年收谷數量分等征稅：

1每人分田收谷五担以下的，免收土地稅。

2每人分田收谷六担的，收稅百分之一(即六升)

3每人分田收谷七担的，收稅百分之一·五(即一斗零五)。

4每人分田收谷八担的，收稅百分之二·五(即二斗)。

5每人分田收谷九担的，收稅百分之四(即三斗六升)。

6每人分田收谷十担的，收稅百分之五·五(即五斗五升)。

7每人分田收谷十一担的，收稅百分之七(即七斗七升)。

8每人分田收谷十二担的，收稅百分之八(即九斗六升)。

以後每加收谷一担，加收土地稅百分之一·五。這以上是赤區軍委會的規定，但其他各處實際征收的率則，多半較此數額爲高，較少者則僅赤區贛東北省蘇維埃一處之規定。現在我們首先將較高的赤江西省蘇及赤湘鄂贛省蘇的征收數額，比較的叙列於下：

『湘鄂贛省蘇累進稅稅則——第一次財政聯席會議決議

1分田五碩者征收百分之二，即一斗(以個人爲單位)。

2分田六碩者征收百分之二·五即一斗五升。

3分田七碩者征收百分之三，即二斗一升。

4分田八碩者征收百分之五，即四斗。

5分田九碩者征收百分之八，即七斗二升。

6分田十碩者征收百分之十二，即一碩二斗。

7分田十一碩者征收百分之十六，即一碩七斗六升。

8分田十二碩者征收百分之二十一，即二碩五斗二升。

9分田十二碩以上征收百分之二十五，以百分之二十五爲最高征收率，即征收二碩五斗。』

這種規定當較赤軍委會的規定重得多了！赤江西省蘇之農業稅征收稅與此大致相同，惟亦有出入，按農產品平均每家每人收穫量，以乾谷四石以上計算開始征收。稅率如下表：

收穫量數	稅率	收穫量數	稅率
四石	百分之一(即四升)	十石	百分之八(即八斗)

五石	百分之二(即一斗)	十一石	百分之九·五(即一石另四升五)
六石	百分之三(即一斗八升)	十二石	百分之十一(即一石三斗二升)
七石	百分之四(即二斗八升)	十三石	百分之十二·五(即一碩六斗二升五)
八石	百分之五(即四斗)	十四石	百分之十四·五(即二石另三升)
九石	百分之六·五(即五斗八升五)	十五石	百分之十六·五(即二石四斗七升五)

對於富農的稅率則從二担起，即抽百分之一，三担抽百分之二，以上類推。但赤贛東北省蘇維埃之征收率，則較諸以上各種規定均少得多，數額如下：

甲，全年收谷五石以下免收稅，

乙，全年收谷五石以上至十石，每石收土地稅谷五升。

丙，全年收谷十石以上至二十石，每石收土地稅谷七升。

丁，全年收谷二十石以上至三十石，每石收土地稅谷九升。

戊，全年收谷三十石以上至四十石，每石收土地稅谷一斗一升。

己，全年收谷四十石以上至五十石，每石收土地稅谷一斗三升。

庚，全年收谷五十石以上至六十石，每石收土地稅谷一斗五升。

辛，全年收谷六十石以上至七十石，每石收土地稅谷一斗七升。

壬，全年收谷七十石以上至一百五十石，每石收土地稅谷一斗八升。

比較的說，赤區土地稅的徵收，當海以赤贛東北省蘇維埃征收率的規定為較輕。然而由整個體方面觀察起來，赤區土地稅征收率的不一致，是一個顯明的事實。

丙、徵收的辦法

徵收的辦法在赤區內各地到是大同小異，因為這還是脫不了原則的規定，如所謂紅軍家屬按照紅軍優待條例免稅，保護雇農貧農，減稅或免稅，也都是共黨指揮下土地革命中應有之義，無法標新立異去否認的。現在將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五日赤區中央執委會公布之修正暫行稅則內，關於農業稅之部抄錄在下面！

『第三章　農業稅

(註)現時農村生產與物品價值，極為復雜，不能規定一個統一的稅收辦法。只能規定農業稅征收的原則，各省可依據此原則，按當地情況，定出適當的農業稅報告中央政府批准施行。

第七條：農民分得土地後，按照全家每年主要生產的收穫，以全家人口平均規定出每人每年的收穫數，與生活必需的支出，根據此標準，再定出向每人開始征收的最低數量及累進稅，但富農則按勞動力來平均(而不以人口平均)計算收穫與納稅標準。

第八條：只征收主要生產(谷麥)的稅，副產暫不征稅，但每年收穫谷麥二次者，應征稅二次。

第九條：茶山，棉蔴，果園，當作稻田麥地分配，成為主要生產的，亦應徵稅。

第十條：紅軍家屬(限本身父母妻子及無勞動力的弟妹)按照紅軍優待條例免稅。

第十一條：雇農及分得田地的雇傭工人苦力本身和妻子，一律免稅。

第十二條：貧農收入，已達開始征收的稅額，但仍不能維持其一家生

濟的，得由鄉蘇維埃決定個別稅或免稅。

第十三條：對於過去富農的徵稅，要特別加重些。

第十四條：遇有水旱等災，或遭受白匪摧殘的區域，按照災情輕重免稅或減稅。

第十五條：因改良種子，改良耕種，所增加的農業收入免稅。

第十六條：開墾荒地，所收穫之農產品，免稅三年，富農則依照收穫情形，減稅或免一年。

第十七條：農業稅徵收的辦法和時期，由中央財政部公佈，但其他阻隔之各蘇區可依據當地情形，由當地最高政府決定公佈。收稅時依照稅率規定向各家徵收每人應納之稅額。

第十八條：農業稅徵收現款，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幣爲限，其餘的雜幣不收。』

這一個暫行稅則是由僞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署銜頒布的，當然是一正式的法令，對於赤區土地稅的徵收辦法已經有個輪廓的概括與敘述，其他各種文件當可實貴篇幅不再贅述。不過，在赤區贛東北省蘇維埃政府土地稅的徵收條文中，卻有再注意的價值。因爲該區的土地稅率較各處的規定爲低，同時，對於其所謂優待紅軍，保護貧農雇農，聯絡中農的口號，辦法也來得具體些。故仍節其要者於下：

『第三條：規定上田每畝全年收穫谷四石二斗，中田每畝全年收穫谷三石五斗，下田每畝全年收穫谷二石五升，某家每年所種上中下田若干畝，每畝收谷若干石總加起來即爲某家全年的收谷總數，依此收谷總數徵稅。

第四條：從土地稅谷中提出十分之二，以區爲單位按照需要分給各村爲鬥爭經費，其餘十分之八，仍保存於各村，爲省蘇財委會的存谷。

第五條：紅軍遊擊隊的指揮員戰鬥員以及紅軍中其他各工作人員，均免其家庭納稅，（他的家屬是指他自己，他的妻兒女和父母，其餘的親屬應納納稅不免。）如他已與父母兒女分了家，父母應繳之稅不免。如紅軍有幾個兄弟，他父母應納之稅，只免紅軍本人一份。

第六條：工人雇農免其本人納稅，但以有工會及雇農工會的會籍者爲標準。脫離會籍即不能享受免稅，工人雇農家屬照貧農一樣減稅。

第七條：赤少隊的積極分子免其本人納稅，但須經東北赤少隊總部審定，報告省蘇核准始得免稅。

第八條：凡屬貧農於他應納稅額減收百分之五，即乙石谷減收五升。

第九條：凡屬中農於他應納稅額減收百分之二，即壹石谷減少二升。』（見赤區贛東北省蘇土地稅徵收法。）

其他辦法大致如赤區中央之規定，如凡屬紅軍醫院駐紮地附近各村，救護隊隊員免其本人稅，本年墾出的荒田免稅。『凡被白軍擾亂，以後田地荒廢或田禾受殘害者，均得請求縣蘇財委會調查確實報告省蘇財委會核准，酌量情形准予免稅或減稅。』以及因水旱災等意外災禍經核准者可減稅或免稅。但徵收時間分兩期，早田稅在九月以前徵集完畢，晚田稅在十一月以前徵收完畢。旱地稅率則規定上地每畝徵收稅金大洋貳角五分，中地每畝徵收稅金壹角五分，下地每畝徵收洋五分，此種稅金隨晚田稅一次收清。徵收手續由各縣蘇財委會指定的土地徵收委員協同各區蘇政府徵收，並於徵收後，村鄉蘇與區縣蘇財委會須按級交送「徵收土地稅谷數目報

告單」各村蘇「土地稅仔谷單」。

赤黨雖則認定『正確的根據階級的觀點以解決租稅的問題有極大的意義，必須根據顯明的容易了解的通俗原則，製定統一的農業捐稅標準；捐稅進欵應該是累進的，必須免除最小農的稅，只要在有可能的地方，便必需免除小農的主要農業稅，對於中農基本羣衆的租稅，無論如何不可超過以前，而一定應該較反革命政府時候降低。』可是轉瞬間，又說爲積極領導發展與擴大革命戰爭，『除發展經濟，提高生產，開發財源，富裕財政收入，並鑒於過去所頒佈之稅則未免太輕，特正式决定修改增加稅收。』江西以三石起征，稅率百分之四起累，至十一石，每石都是以累一進累。十二石以一點五加累，至十五担，累至百分之十八。福建因土地少改爲二担起征，百分之五起累，一律改爲繳納現金，收獲計算，平均每人達到應收稅中數目，即按稅率收，率不足者免收。這一規定是赤區臨時中央政府决定修改增加稅收的電令，其中對於富農的稅收是規定得更重些。

固然，赤區的現實狀況告訴我們，赤區此種土地稅的規定與徵收，已經是有若無，因爲赤區財政收入已非土地稅足以維持。而且生產力——强壯的青年多已集中於向外發展的軍事組織。游擊戰爭下之生活狀態，多半農具蕩然，土地荒廢，原無所謂徵收不徵收，反正是盡其所有者而公有之。能够不發生食粮恐慌，已稱是萬幸了。如果私有慾强烈的農民，欲圖保存其除繳納土地稅以外的谷米，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事實！因爲谷米是生活的主要食品，赤黨需要谷米，當然隨時在富農罪惡掩護之下，可以實行無代價的征發與沒收，故赤區土地稅的種種規定與徵收辦法，都不過是供我們的研究和參考的資料而已，事實上的效能卻是已經喪失了。

五、赤區土地問題之批評

在眞憑實據的材料中，精詳具體的敘述下，現在赤區土地問題的眞像，總算已經給予我們一個明白的了解。盲目的幻想赤區土地問題是如何的已經獲得了合理的解決，立即可以直步邁進到社會主義的極終目標，固然是極端的錯誤！同時，如果祇籠統的閉着眼睛說赤黨是洪水猛獸，而現政權下的土地問題是如何的合理，比較他們——赤區的爲好，這也是不合科學的，而且此種無聊的宣傳句子久已爲一般人民所聽慣，無法獲得人民眞正的信仰。所以，我們從材料中與事實裏，以客觀立場和科學方法去研究赤區一切問題，分析赤區一切事實，這在目前斷然是一個極大的必要！只有如此才能使眞理獲到發揮，由錯誤的覺醒中，使基本的大衆共同了解一致的需要，創造一個新的生命。我們很清晰的了解到中國現階段正是在一個極混亂的動變中，這一動變不僅是歷史的積因，與內在客觀環境條件相互的構成，同時，還有一種外鑠的國際環境轉變動力的給予。在這一動變前，歷史的經驗不獨充分詔示我們以資本主義沒落的前途，而且事實明證着社會主義的實現沒有如此迅速。終極的目標雖已確定，過渡策略的運用則正是急待策決的主要核心。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數十百年的推進中使我們了解其轉變情況與利弊所在。蘇維埃俄羅斯所標榜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在此十數年內的混亂事象中，也使我們有着一個大體的輪廓認識。事實環境的轉變，固不容許中國再走其他國家的舊路；中國固有的社會特性，以及在多方經驗教訓的智力指導下，也不容許中國再以巨大的無謂犧牲，去換取他人所已有的錯誤事實！作者大胆的相信；中國在此偉大的空前未有的動變中，誠然是免不了犧牲的，免不了流血的。但是中國的流血，中國的犧牲，是要在多方面錯誤事實的教訓覺醒中，熔合各國的合理對策與本國固有的眞理的特性，另闢新生。唯其是一個如此偉大的變動，要將數十百年的進化過程縮短在一個最短的時期表演完畢，要將多種複雜錯綜的事象與社會關係，在一種斷然敏捷手段下作個澈底解決，當然不是個易事！所以，這一變動的時間與混亂程度是要超乎尋常的動變了。在這個根本前提認識的場合，當然可以了解到赤區土地問題，完全是一個不合前提的錯誤發展。

其次，即由赤區土地問題理論的本身而論，也是固執在一個偏私的謬誤場合內。在本文撰述的開端時，作者首先提出了一個基本認識，即是赤區土地問題只有政治意義沒有經濟意義，隨後在各段材料的敘述中，赤區內因土地問題所引起的諸事象的分析裏，都明證此一論斷是正確的，此一基本概念的認識是應有的。其實，這也就是赤區土地問題錯誤的發端，諸種錯誤事實建立的基礎。同時，由此點亦可見到赤黨策略的運用，與問題的認識，也還是一種非科學的幼稚技術，與他們的始祖馬克思的理論，實際是立於一個矛盾的對壘地位了。

馬克斯認定社會機構的最低基石是生產力與生產工具聯結成的生產關係的總和，一切精神生活過程，與社會生活過程，均是此種經濟機構上的上層建築物○在最低的下層機構未改變以前，上層建築物當然還是鞏固的不易打破，但下層經濟機構如發生變革，則上層建築物亦必隨而崩潰，蛻化到一個進化的新的階級○人民在倫理上的習慣與觀念，是隨着經濟環境與生活狀態的軌範而變易的○即是說：『人們在其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中實入於決定的，必然的，與自己意志無關涉的諸關係裏，即是生產諸關係，這是和人們物質的生產力之某一個既定的發展階段相應○這些生產諸關係之總和形成社會之經濟的結構，即是一種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所於以建立，而各種既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與之相應的現實的基礎○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方法規約着社會的政治的和法律的生活過程之一般○不是人們意識決定自己的存在，反是自己的社會的存在決定自己的意識○』在農業經濟環境裏，習慣於家族的共同生活的結果，農村裏宗法思想必然是濃厚的，倫理觀念的敦篤，親鄰睦族，蔚成淳朴之風，都是當然的事實○但自命爲唯物史觀論者的共產黨徒，竟不能把握此一意動，而於否認經濟意義下，不從生產工具的改良及生產力之擴張與增強，由經濟結構的改革上去求上層建築物轉變○反於空泛的盲動口號之下，無目的無步驟的把一切土地疆界與所有權，完全搗毀，製造一個恐怖的混亂局面，企圖人民能打破其過去的生活習慣及倫理觀念，而實現其政治陰謀，這是可能的嗎?!過去農業經濟的生產體系既完全搗碎，未來的新的生產關係，連一點萌芽的陰影都還沒有，所以，這不過是造成一個空前未有的支離破碎的亂象與恐怖而已○下面所引證列舉的失敗事實，當然是此一錯誤的非科學的理論基點上所必然發生的結果：

『……土地革命在目前就是要分，分要分得平，分要分得快，只有從澈底平分田地的鬥爭中才能澈底推翻封建勢力，樹立革命基礎○但我們土地革命怎麼辦的呢？扯起紅旗子三年不分的，一年不分的，半年不分的○這在贛西南東江鄂東鄂西湘西以及江浙的紅色區域，差不多是普遍現象，紅軍和遊擊隊許多是不注意到這個問題○這不只是機會主義，簡直是地主路線○不是站在貧苦農民的階級上代表要分田，這種不分，實際就是保存地主制度○至於藉口要詳細調查，精密統計種種○青苗不能分，分則原耕農得三分之二的谷子，得田貧農得三分之一的○二二開(大冶)或僅只隨便拿出一點的殺田法(陽新一部分)，或只實行抽多補少，不實行抽肥補瘦，有了這些富農路線，到處在阻得土地革命的發展○……』(赤區土地問題決議)

『贛西南的土地問題，幾年來都未曾做到澈底解定的地步，二七聯席會以前黨對土地問題不但是忽視了，而且一般地主黨員是有意識的在反對土地革命，阻止土地革命，如「共產黨的田不分」，如把沒收地主豪紳的田地這句口號中的地主二字塗去， 東固三年內不分田，便是好例○……』(赤區贛西南特委通告第九號○)

『如聯會指定各地負責同志担任去推動各級黨部和政權機關限期分配土地，許多如期不能分完，純化限期一個星期分完，二十一天以後特委負責人出席召集純化活動份子會議，檢閱他們分田工作，到了七八十個同志，五十餘個鄉村，結果只有九個鄉村分了田○北委委員蕭鵬飛同志還懷疑「二七」聯席會議沒收一切土地平分的決議，水南也逾了限期才分完，新安有同志替土豪保存田地，而行某支部主張不沒收商會老總的田地，還有許多分田時，自己搶好的田地，把壞的給別人○袁振亞同志始終對「二七」聯席會的政治估量悲觀，這只是小部份特委所檢查過的，還有許多報告不切實的，口頭書面對特委說：『我處的快分完了，現正在熱烈分呢?!』實際還沒有分，就分了也不向特委報告分田所發生的問題，和所得的經驗○』（赤贛西南特委致北路行委信○）

『對富農的左傾盲動政策，東固純化兩地提出年關鬥爭，沒收地主富農的雞鴨猪來吃，萬安因爲此政費藉口打富農，向中農以下寫出兩元以下的欵子，東路則廿元以上普遍要打，萬安又謂兩百元以上無論如何非打不可，水南太和各地，亦有此現象○興國早有此一類事實○……』

這些事實都是赤黨在其文件法令中所自招承認的，本身的忠實性當無疑義○然而這些事爲什麼會發生呢？這當然不應正面的去咬文嚼字，由側面的窺測，全部的病根自可畢然暴露○赤黨所謂不能把握的非科學方策，癥結在此○現在還附述兩件事在下面：

一件就是『去年（一九三○年）二月省行委決定捉動搖份子，圖逐富

農出指導機關，萬安得此通告便兩難起來，一面是上級之命不可違，一是政府委員無過犯，又覺得不好驅逐。同時他們又是非雇農貧農份子，於是乃決定改選，新添一批人到政府去，這一批落選的人，則委爲政府巡視員分赴各區巡視，這樣一來，兩面圓到。這一個例子便是改選黨與政府工作贛西南道地方式。』

第二件就是『勝利縣古龍岡蜈蚣山，從去年底就發生「發神」的事，領導這「發神」的，有五八，兩個地主，一個富農，兩個道士。這些領導者只有兩個道士是出面的，還有些出面的，就是流氓份子。　他們「發神」的開始，是趁着戰爭後發生的瘟疫與牛瘟，向羣衆恐嚇說：『現在要換朝了，要天翻地覆了，不敬菩薩的就要滿門死盡。』引動了幾十個農民天天「發神」，良村，東村，城岡，方大等區的地主富農道士，也就同樣發作起來。　他們欺騙農民上鈎之後，就開始進行反革命工作：(一)指少先隊兒童團是惡人，見了就打；(二)指革命和不迷信的同志做惡人，說要滿門死絕；(三)搗亂「二一八」武裝大示威；(四)不經蘇維埃允許，打了許多一尺七寸長，兩面兩口的尖刀，叫做法刀；(五)叫農民不要春耕，說：『天翻地覆了，還要春耕做什麼？』(六)最後竟膽敢繳蘇維埃政府四條槍，同時他們對於農民，就一、强迫捐款，捐來的款就由道士流氓去大吃大喝，抽鴉片，嫖婦女；二、强迫農民把豬送與他們吃，說如果不把豬給他們吃就會死的；三、要婦女去學道。……』

當然的，這兩件事實的叙述內是具有十足的主觀性與宣傳作用。不過，我們的觀察却要從文字的背面，去研究事實發生的基因及作用。那末，我們可以了解這兩件事是包含有幾種意義：(一)即使社會機構的最低基石經濟組織發生變革，而其上層建築物社會生活過程與意識形態，並不能隨經濟結構轉變的迅速程度同樣的轉變過來，至少是有一個程度的隔閡。而況赤區對於土地問題不從根本上的生產力與生產工具的經濟意義去改革，妄冀赤區內人民能將過去數千年遺傳的生活習慣與倫理觀念，如想像般的立即打破，改換一副新鮮頭腦，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二)就是表明共產黨的主張與政策完全不適合中國的環境條件，盲目的典型式的運用，結果只有使事實與理論愈離愈遠，愈增其混亂紛擾而已。

總之，赤區的土地問題失敗了，赤區的一切都失敗了！現在我們且借用赤黨自己一段「自我批判」的文字，來作爲本文的結論：

『(1)沒有眞正的貧苦工農作領導——過去因爲沒有注意工農幹部的培養，所以參加領導的都是智識分子。

(2)領導離開生產——過去參加領導的人，因工作的牽制和自己的不努力，多離開了生產。

(3)僱傭觀念太深——大多數工農羣衆都沒有覺悟，不知道革命是自己的，對於送信放哨，最重要的任務；都以爲是別人做的，沒有錢就不肯去做。

(4)沒有深入宣傳黨的主張，致羣衆對黨的觀念不深刻——過去黨對羣衆多數宣傳反動派的罪惡，沒有宣傳黨的主張，致羣衆對黨的觀念不深刻。

(5)黨過於包辦，沒有養成羣衆自動的能力和相信自己的力量。——過去的一切事情都要接受黨的指揮，服從黨的命令和指示，否則黨就認爲是自由行動，加以嚴重的處罰，弄得工農羣衆不敢自由去幹。黨要這樣他們就這樣，若沒有黨的命令和指示一點作用都沒有，甚至有黨的命令，沒有黨的詳細指示還是幹不好的。

(6)沒有造成鬥爭的局面和養成鬥爭的能力——過去各項工農團體的組織都是和平發展的，沒有從鬥爭中去奪取羣衆，一切關係鬥爭的事情都由紳士式的接洽和敵方的自行讓步，沒有形成鬥爭的局面，因此羣衆的革命性也就和緩得沒有鬥爭的能力，受不起激烈的鬥爭。

(7)沒有顯明的階級覺悟——過去的工農團多是由私人感情的結合，並不是把革命的各項主張去煽動羣衆，使羣衆憤恨豪紳資產階級而自動起來組織的，所以大多數羣衆都以爲革命是世界趨勢，甚至以爲是先生老師要他們幹的，很少有本身階級利益的覺悟。

(8)羣衆沒有革命的決心沒有鬥爭性——有了上面的感覺，所以對於革命認爲是湊熱鬧的，跟樣的適應時勢的時髦的有興趣的時會就幹，沒趣的時會就完全不通，不能從鬥爭中取得勝利。

(9)保守觀念太深——東固工農羣衆的思想都是保守的，而不是前進的，對於一切的舊觀念還是存在，好像敬菩薩重男輕女吃齋拜年送[illegible]……等一點都沒有打破，甚至有認爲當組抗債抗糧……等都是不道德

的事。

(10)對於土地革命沒有深刻的認識——沒有打破舊觀念的，對於分配土地認爲不道德的事。沒有這種觀念的也認爲均產式的平分，不知土地公有，所有土地應歸農民共同耕種，共同享受。

(11)依賴紅軍——因爲工農運動的動機是由於紅軍的征服和感情的結合，所以多不相信本身的力量，而依靠紅軍爲保障，因此革命情緒的消長，也依靠紅軍的勝利爲轉移，紅軍打了勝仗，對革命表示特別熱烈，失敗了則表示消沉，甚至灰心！』

以上這一「自我批判」是赤區東固區委的決議，有幾點是批判得十分入骨。不過他們發言的立場是拘泥於偏私的所謂黨的場合，事實的眞相已爲黨的私見所掩沒，同時思想的自由亦爲紀律的限制所剝削，當然其中是有錯誤的存在。但是我們却可以獲得許多的啓發了！如第三點第六點第九點，都是證明上述生產關係未改革，上層生活習慣與倫理觀念是無法改變的一個論斷是正確的！第五點是充分的描寫出共產黨與民衆的關係，完全是操縱，利用，欺騙，玩弄等方式的運用。第七點第八點是證明中國環境條件非如共黨所想像的階級社會，對於共產黨的主張政策是甚不適用。然而共黨竟要强濟式的施行，坐在屋子裏企圖製造一個激烈恐怖的階級鬥爭局面，由階級鬥爭轉入於一社會主義的國家。這種閉戶造車式的妄想，是否在事實上可以實現？完全是近乎夢囈了！第十一點是表徵着赤區的形勢，實質並非如吾人平日所想像的是什麼政治結合，主義發展，而完全是一種武力的征服與使用。武力解體整個赤區就消滅了！尤其是最近赤區米等必需生活品大起恐慌，民衆正像一種重大壓力下急待爆發的火藥末，俟機會成熟，立即就會是一個巨大的劇變！總之，無論政治經濟諸方面，赤區的現狀是已到一個山窮水盡的境地，最後的出路就在決於武力鬥爭一着而已。

因之，我們可以認識到赤區土地問題，沒有經濟意義的政治行爲，結果是無法達取其最終目的，徒足引起一種謬誤百出的畸形發展事實。尤其在此根本前提動搖的形態下，姑勿論其本身之理論與事實是否具有矛盾與錯誤，而這一問題是必將隨着整個的破滅結束其發展了！所以，我們除了對於此一大動變的犧牲者，表示無量惋惜外；同時，只有詳細用心的去體貼此一動變中的痛苦事實與寶貴經驗，追求一個更合理更偉大的前景，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與安全，也許將在此前景內開展爲一個光輝的碩果。

(全完)

一九三三年七月中旬脫稿於南昌。

補白

論馬耘非君袴子考書後之誤解

(王導明)

貴報三十三期載尙秉和君之袴子考，其所言皆發前人所未經道過者，其所考容有誤點(已摘出如下)，然於古經傳記及子書中皆得強有力之證據，駁之甚難。近閱三十九期貴報載馬耘非君「書尙秉和袴子考後」一篇，馬君所言誤點甚多，茲指出如下：

(一)馬君謂景十三王傳之短衣大袴，以大袴爲裙，並謂同於古朝服祭服，北未讀原傳之誤。原傳謂殿門畫慶成荊軻等武士象，短衣大袴長劍，劉去效其裝，蓋便於劍擊。若著朝服祭服，而擊劍，毋乃不合乎？馬君文謂就改良服制上著想，此說尤誤。廣川王之好短衣大袴，史正著其荒淫不軌，衣服改常，致禍之由，非記其改良衣制也。馬君又謂既著短衣，又著無襠之大袴，則下體豕露，此尤不合。今九六歲之小孩，皆著無襠袴，亦不必露體，況古之大袴尤寬博，尤不露體，惟蹲地則露，今小孩亦然。故古人最忌蹲地，凡蹲地之動作，皆跪爲之，即防此也。原考甚明，馬君殆亦未詳觀乎？況廣川王之淫亂，有甚於此者矣，甯復計之。又須知此祇廣川王一人在其宮中如此耳，非社會盡如此也，非廣川王出門亦如此也。

(二)發義原考韓宣事誤點尤多。馬君既誤以大袴爲朝服，故疑宣所脫之袴爲朝服，爲大袴，豈知大袴自有大袴之確詁，豈得隨便。方言云大袴謂之倒頓，郭注云：今雹袴，雹袴殆當時象形之俗語。蓋古著袴無不束腿，束腿則寬博之袴形，下亟而圓，故曰雹袴，故曰倒頓，即今演武劇時之武士所着之袴形也，而仍曰袴不曰裙。郭去韓此近，大概服制無大改變，不得以漢書注未將大袴注明，遂疑大袴無強有力之注解，命之左則左，命之右訓行也。又釋名云，袴跨兩股各跨別也，若爲褙爲朝服，如何跨兩股，如何跨別？劉熙漢末入，去韓宣尤近，想係當時袴式，不得加一大字或小字，袴之性質即頓改也。大袴之確詁既定，則韓宣所脫者爲大袴，爲小袴，抑爲訓頓，若作朝常之上不煩言而解矣。至謂褌與小袴相連結，似未細確史文，豈有小袴已脫，而相連結之褌仍褲在腰者乎？即從馬君誤解，謂小袴未脫，然跨兩股者袴也，使果上與褌連，讀褌如何獨能褪向上乎？梁顧野王云：褌以三尺布作，形如牛鼻，昔司馬相如着犢鼻褌，與傭保雜作。夫以三尺布圍於腰間，其下不能不承以袴者勢也，前劉熙云褌貫兩脚，上緊腰巾。如謂有述，着時須跨兩股耳，如何能貫兩脚？故夫原放謂褌與袴不連，確切不誤。原效小注謂祇犢韓褌有襠，一誤也；又以犢鼻褌與尋常褌分而爲二，二誤也；豈知凡褌無不犢鼻，無有襠者，野王去漢近，必可信也。至馬君疑韓常不者袴而行，似尤誤會。凡當然之事例不贅敘，無論漢魏人，即今人有事，亦不能於其既原後，再敘其如何冶袴，如何下褲腰，既畢方去。史獨記其不下褌腰者，以宜反常也。設不反常，並此不及矣。與當然之者袴同也，胡得以史未言著袴，即疑韓宣赤體行，同於賈逵之無袴哉？

南陽草店漢墓享堂畫象記

孫文青

南陽古申呂地，東漢光武，實育於茲；一代貴胄，多出其間。以故東漢遺跡遍境內，尤以其時之塚墓爲最多。

漢明好畫，特設畫官，刺取經史故事爲「畫官圖」，又常以「列仙圖」，「禹貢圖」，「山海經圖」等賜功臣，貴胄；後之諸帝，時有則效，其各臣庶，除奉爲至寶珍藏傳世外，每以之刻諸墳塚，並明器從葬，因之著爲風氣。故漢墓中除俑玩冥器外，又常有石刻畫象之發現。此類石刻發現於他處如山東者，綜計不下二百餘石。南陽漢畫尚未爲識者所稱引。

南陽漢墓多萃於淯水兩岸。每屆夏令，水發岸崩，此類石刻，往往發現於深崖壁谷間；居民不知珍重，每移作建築橋樑屋基之用。散見於道旁橋下牆頭屋角者，約計不下百餘石，或爲夔龍猛獸，或爲禮樂制度，精拓薈觀，頗爲壯麗，然而斷石殘刻，錯亂顛倒，未足以考其系統定其部位。

民國十七年張先生中孚訪拓數十幅，囑關君百益影選四十圖爲「南陽漢畫象集，」刊於中華書局，深以其未加攷訂爲憾。嘗思有以薈萃而督整之，歎未能也。

二十年夏，淯水汎溢；南陽西南十八里故草店村，被水所齧，臨岸大路陷一窟，土人探之，見磚下石室疑古墓也，乃私掘焉。略得冥器。因相約大發，獲利股分。事爲駐軍宋部所聞，佯爲古董商人，廉得其詳。既有某副官糾聚附近村民盡出所玩獲，並同赴發掘，計得金屬磁瓦祭器俑玩諸冥物凡三担，騙以至宛，輾轉出境其詳未之聞也。所遺磚石，以其繁重，故得保存至今。

二十一年春，任教五中，聞其事同仁，未暇訪也。秋長本縣教育，抽暇一往，墓已半爲淤泥所湮，惟享堂之樑楣，尚畢露於外，門柱出土約尺許，下基兩端當石，均無從見。堂前琴磚祭器及一切冥物，具已無存。

歸而謀諸鄭君容衆任測繪，吳君子千任攝影，另尋搨工逐石精拓，計得石樑二爲圖六，前楣三爲圖二，後楣三爲圖一，後柱四圖亦四，前柱四爲圖八，石門六圖十二，當石二圖亦二：刻像之石共二十四，爲圖三十又五，更欲移其石城

內藏文獻會，重加發掘，尚未遑也。

墓東向臨河高三三三公分。爲厝三，長度不詳，皆磚砌器；享堂三楹寬四四五公分，在棺厝前，基身爲石，上砌之磚，旁有耳房，南九八公分，北一〇九公分，頂身均磚砌，石堂在其間。各刻突象，並陰底陽紋。(見圖二)

石樑二，位最上，長各二四四公分，狀如夔龍，首突楣外，左右各刻鱗爪形，四旁圖狀，外短內長，均甚粗樸。其下各刻星象圖，長僅一四五公分，北朱雀，南玄武，二石共六圖。爲夔龍(見圖七)四，星象二。

前楣三，長共五一四公分，其陽爲狩獵圖。自右而左，爲武夫格獸，猛虎吞尸，壯士鬥犀，武夫格麟，壯士尾騎，騎者射虎，武士助刺，鹿馬遠奔。聲動活潑，未嘗多睹。全幅凡爲獸馬九，爲尸一，爲人六。

其陰爲鬬獸圖：右爲猛士刺虎，中爲虎犀相鬬，左乃麟虎捕熊。其神態聲動，亦極肖妙。全幅凡爲獸六爲人二。三石共二圖，爲人八，爲尸一，爲獸馬十又五。

後楣三，長如前楣。爲樂舞圖：自右而左，爲舞鼗舞箾，擊磬擊鼓，鼗舞長袖舞，鼗舞箾舞。鼗者十，箾者四，磬者一，鼓者二，拱坐者四，長袖者二，側跽與坐者各一。磬鼓各一，箾鼗之數各隨其人。三石共一圖，凡二十又五人，除磬鼓者外，其餘姿態動作，似分四組；疑爲四佾之舞，乃古大夫所用樂也。古樸淳雅，神態飄揚；如季子適魯親聆箾韶之美，(見圖一)

後柱四，長各一三二公分；旁二寬各三一公分，並刻皮樹執翣像(見圖十一及十二)中二寬各四七公分，並刻二人執箭圖，北上另刻二蹲獸，南上之南另有舞獸。四石共四圖，爲人六爲獸三，翣箾等物各如其人之數。

前柱四長各一三二公分，旁二寬各三三公分，中二寬各三一公分。陰陽各有圖，其陽中柱刻二翁仲，上刻鳳鳥。(是圖九及十)旁柱刻執戈士如方相氏，上刻小獅。(見圖八)其陰四柱均刻婦人執翣立像，(見圖五)四石共八圖，爲人八，爲鳥二，爲獸一，戈翣等物各如其人之數。

門石六長各一四五公分，寬各五八公分，其陽各刻立虎及鋪首銜環象，(見圖三及四)其陰刻執圭者三石，長冠執幡者二石，(見圖六)餘一石迹象泯滅，缺而未搨。六石共十二圖，原缺圖一。爲鋪首獸環各六，爲人六(缺一)圭幡各如其數(缺二)。

檐石二長各一四五公分，高各二四四公分寬六六公分，各刻二獸相鬬圖，石二圖亦二爲獸四。

全墓存石大小二十四，爲圖三十五，堂飾六圖凡二石如樑，樂舞一圖凡三石如後楣；狩獵鬬獸四圖凡五石，如前楣兩檐，餘如門柱二十四圖十四石則爲喪禮墓儀之象徵。皆前所未詳，而此能確定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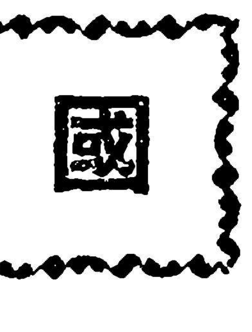
余於此學未有深研，爰述其發現顛末，並附原影，公之於世，尚希海內外專家有以正之。

廿二年八月廿四日文青誌於汴寓　(附照片十三幀，見前)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十月六日起至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止

（芸生）





二十二年之國慶日

在危難前途中，又度過二十二年之國慶日，是日全國運動會開幕於南京（詳下期本報全運會專紀），全國各地皆舉行況揃的儀式。

中央國府之紀念會

中央於十月十日晨八時開國慶紀念會，到葉楚傖・孫科・居正・焦易堂・谷正綱・謝作民・苗培成・蕭吉珊等六百餘人，居正主席，報告，略謂中央因本人係辛亥年在鄂參加起義之一人，特命出席報告，詳細經過，已見黨史內兄弟所著之辛亥雜記。惟辛亥之役，有幾點可述，並可爲今日國難中國慶之興奮劑：即（一）當時革命目的純正；（二）意志堅強；（三）精神一致。所有革命同志，內心極其純潔，故所收效果甚大，終至各地響應，推倒滿清，遂產生今日之國慶。當此國難嚴重之時，吾人應以辛亥之精神與意志挽救國家危難，依照總理之所詔示，鞏固民族基礎，希望全體同志努力同心，一致奮起云。同時國府開紀念會，到汪兆銘・曾仲鳴・朱家驊・曹浩森・鈕永建・石瑛・戴傳賢・張繼・陳果夫・陳紹寬・朱培德・孔祥熙等百餘人，林主席，領導行禮，並致詞，略謂紀念辛亥革命，應追念先烈艱苦奮鬥之精神。武昌起義，推翻專制，建造民國，艱苦卓絕，始有今日之基礎。丁茲國難嚴重，追懷先烈，吾人益應努力，克服困難，庶可奠定國基云。

汪院長發表國慶詞

行政院長汪兆銘氏於是日發表一國慶詞如下：

國難期中之國慶日，使我們追念先烈締造中華民國之光榮的歷史，感慨於現在之艱難困苦，同時努力於前途之光明，我們所決心要做的是以下幾件事：（一）努力於生產建設，以發展民力，一切措施都集中注意於此點；（二）認清世界及東亞形勢與吾國現在地位，確定救亡圖存之方法與步驟；（三）對於國內一切糾紛採取忍耐的和平的辦法，以期使之漸漸屈服於正義。以上三者，卑無高論；但我們務必以最大的努力使之實現。二十二年國慶日，汪兆銘。

蔣使東渡有吉入京

蔣作賓公使返東京

駐日公使蔣作賓氏於十月七日晨自滬登輪返東京使任。蔣臨行談，望一致團結，交涉始有辦法，否則各方相持，等於自殺，待國家墜於滅亡絕境，雖醒悟已晚云。東京十日新聯電，中國駐日公使蔣作賓，搭乘之秩父丸，已於今早十一時在橫濱入港，當即乘往迎之汽車，於正午抵東京。該公使於船中對往訪之記者談稱：「余因病於三月間回國，邇來在廬山靜養，頗爲奏效，故於現在回任。余回任之遲延，外間似有種種之傳說，然並無何項政治的意味。廬山會議乃專協議樹立今後中國國策，對日方針有視爲係決定長期抗日，但非事實。蔣（介石）之對日意見，第三者不能窺知，然東洋之情勢，尤其中日關係甚爲密接，且含有影響世界之事，無論何人皆諗知，欲打開中日關係目下之難關，兩國政府均以誠意臨之，乃其

惟一之手段○倘中國政府以三年之計畫，實施擴張航空隊之事，此不過謠言而已○率直言之，中國之軍備，尤以空軍，於短期間擴張之事，殊非容易之狀態，並且對於貴國亦毫無有惡意的計劃○使中日關係惡化者，乃係相信過去事實無根之流言所致，故應予注意○余於此次回任，携帶關於有效的解決中日問題之政府訓令，余將基此訓令努力，以謀兩國國交之好轉○豫料廣田外相將與余之意見相同，甚望早日與其會見」云○東京十二日新聯電，十一日回任之中國公使蔣作賓，今早十一時赴外務省，訪問廣田外相及重光次官，致回任之辭，至十二時辭去○蔣公使於該會見席上，關於根據本國政府之訓令，以謀打開中日外交現狀之根本基調，似曾表示相當明確之意思○對此廣田亦披瀝其同意蔣公使之意見，並作種種有效之懇談○

日使有吉晉京謁汪

日使有吉明於八日晚自滬晉京，據南京十日新聯電，日使有吉於午後四時謁見汪精衛，約會談一小時半，關於中日問題交換種種意見，夜十一時離京回滬○

全經委會委員派定

令派棉業統制委員

十月六日國民政府命令：派陳光甫・李升伯・謝作楷・唐星海・鄒秉文・陳立夫・榮宗敬・張公權・杜月笙・貝淞蓀・張嘯林・郭順・何炳賢・胡詒庵・劉蔭茀・孫恩慶・吳醒亞・聶潞生・穆湘玥・陳伯莊・李浩駒，爲全國經濟委員會棉業統制委員會委員，指定李升伯・謝作楷・唐星海・鄒秉文爲常委，陳光甫爲常委主任委員，此令○

令派全經委會委員

中政會十一日晨八時開三七八次會，汪主席，決議：改組全國經濟委員會，除已特派汪兆銘孫科宋子文爲委員，並指定爲常務委員外，特派黃紹雄・顧孟餘・朱家驊・陳公博・王世杰・張人傑・孔祥熙・李煜瀛・蔡元培・邵元冲・張家璈・李銘・周作民・晏陽初・虞和德・吳鼎昌・榮宗敬・劉瑞恆・陳立夫・錢新之・陳光甫・劉鴻生・史量才・王曉籟・徐新六・王克敏・陳伯莊・褚民誼・楊端六・秦汾・葉恭綽・連聲海・爲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特准立法院立法委員馬寅初・吳尚鷹・鄧召蔭・參加全國經濟委員會會議○府令於十二日發表○

研討省制改革問題

南昌十二日電，蔣前擬定刷新縣政四項方針，惟省政不加整飭，難收刷新縣政之功，現行省府委員制流弊迭見，擬改省長制，先實行省府各廳處合署，頃特電詢豫鄂陝甘皖浙贛蘇等省主席，簽具意見呈覆，以供參考，原電如下：（銜略）查現行省府委員制實施以來，流弊迭見，故中正於第二次內政會議即曾列舉其失，而三中全會提案，亦有主張改用省長制政，刷新改善，誠爲急務○頃據湖北張主席以奉令裁減省廳冗員，增加縣政經費，來電陳覆意見，略謂，縣政爲省政之一部，如省政不加整飭，亦難收刷新縣政之功，而現行省制根本改革，既非旦夕可竣，爲取便利施行計，省府各廳處似可於現制之下，先行合署辦公○一切文書，皆以省政府名義行之，各廳處主管事項，由各廳長副署，則各廳長上對主管部與省政府，下逮各縣及廳處相互往來，層轉文件，悉皆省去○準此以推，人員經費，自可節其半數○就鄂論，省廳經臨各費，全年可省五十餘萬元，適當全省縣政經費支出之半○此制果行，上之省府有意志統一之效，下之各縣無政令紛繁之苦，廉隅既加，情感易通，又不僅節省經費而已等語○當覆以現在省制及各廳處間處理文書，發佈政令，隔閡矛盾，重複濡滯，幾成通病，實有澈底改革之必要○合署辦公，當能加以相當之矯正，自不容疑○惟蘇豫兩省現方試行此制，成效尚未大著，而事實之困難，亦有亟應預爲籌慮者○例如省會中是否有能容納省府及各廳處於一堂之分署，尤爲先決條件○如其無之，亦祇能集合各廳處之主管人員，日詣省府承值，或一切文件，悉由省府總收總發而已○由前言之，省府與各廳處之間，依然各地各

方面所持意向如下：(一)所謂仲裁裁判條約或互不侵犯條約之成立，必須在日美間有互相尊敬之心斯可，但刻當國防力既有差別，而國民亦復失其安全感之際，縱即訂立形式的非戰強化條約，亦殊無意味。(二)減低足維日美和平之海軍軍備充實程度，勢難實行。(三)成爲日美間戰禍原因之「滿洲國」承認問題，與海軍力比率問題，及南洋羣島委任統治問題等，若不獲解決，則雖締結和平條約。(四)上述各問題，在美雖屬較不重要之問題，而在日本則成爲一國存亡問題，故現若締結和平條約，而於日本不得已而訴諸非常手段時，勢將復受破壞條約之污名。

美俄復交年底可成

華盛頓七日合衆社電，今日國務部高級官員，關於承認蘇俄問題所牽涉之外交法律及經濟問題之重要報告書，頃已完成，即可呈遞羅斯福。據合衆社所得之消息謂，據測，使美國予以承認，蘇俄或將向美訂購約値美金三萬萬五千萬元之貨品，可使美國五十萬工人重得工作。爲羅斯福草此報告書者，有國務卿赫爾及東歐司司長凱萊。前赴蘇俄特使溥尼氏及其他專家。華盛頓方面，在年底即可承認蘇俄，蓋因兩國之商業關係之信心日益加增。

國際聯盟大會閉幕

救濟德籍之猶太人

日內瓦六日路透電，處理德國猶太人等出亡問題之小組委員會，現建議任命有全權之高等委員一人，專辦此事，並推舉英前外相奧斯丁張伯倫氏，或美國西沃道羅斯福堪任此職。該小組委員會稱，猶太人及其他方面固有私人捐款，可供救濟之用，但國聯宜先撥英金一千五百鎊，並向各國政府，請其對於出亡者，予以覓取職業之便宜云。聞該小組委員會向西錫爾子爵接洽，氏不允担任高等委員，而舉奧斯丁張伯倫自代，衆料國聯明日(七日)可決定應否委任高等委員之問題云。

討論委任統治問題

日內瓦七日哈瓦斯電，國聯大會七日下午舉行全體會議，開始承認各大委員會所通過之報告書，討論委任統治報告書時，法國代表于貝爾起立發言，對於殖民地問題有所陳述，謂國聯所屬之委任統治問題，常任委員會應由各殖民國之經驗中搜集立法條例及原則，編纂成書，以供受委任統治各國之參考。關於猶太人與巴洛斯坦委任統治之關係一層，法國代表贊成英國代表在政治委員會陳述之意見云。

葡萄牙任非常理事

日內瓦九日哈瓦斯社電，葡萄牙前向國聯提議，行政院非常任理事增一席，共爲十五席，大會通過照准，至一九三六年爲止，後行政院亦贊同此議，今日國聯大會舉行選舉，葡以三十票對土耳其二十票當選云。

小民族會通過決議

日內瓦九日合衆社電，國聯大會之小民族委員會今日通過一案重申小民族之種族，宗教，及語言之一切權利應與保護小民族條約所載者，受同樣之待遇。小民族委員會德代表反對此案，據謂該案係直接反對自德總理希忒拉之法西斯黨當政以來猶太人所受之待遇。

中國毒禍日爲首惡

日內瓦十日路透電，反對鴉片局今日發表之每月報告，稱鴉片及從鴉片製成物之違法貿易，中國實爲主要受害者。報告又稱，邇來中國吸食鴉片者日衆，因外國租界與租借地及秘密場所以大批毒品運入中國所轄境內之故。違法供給之主要來源，厥爲日本，日本之奪取東三省，實以麻醉品爲其先驅云。

派調查團調查玻巴

日內瓦十一日哈瓦斯電，國聯行政院曾決定派遣委員團，前往南美，就地調查玻利維亞與巴拉圭之爭端，以求可以解決之法，並將原有解決之法，加以擴充。此項調查團委員人選，業已決定，中有義前大使馬柯

迪，即一九三二年一月被派參加萊頓調查團前往滿洲調查之中日爭端者。聞此項委員團於十月十九日由歐起程，前往南美。

國聯大會黯然閉幕

日內瓦十一日電，國聯大會今日閉幕，此番會議，亦無何重大成效可言，主席鐵華特氏，以勇敢有爲精神，誦讀其閉幕詞。氏用努力樂觀主義，勉勵大會。言此次大會之閉幕，實處於一極困難政治之下，因斯之故，各國代表團當普通會議時，多持沉靜態度。主席又云，此聾緘口不言者，大約係特別表示，各國對於本身各問題，能否用言語而解決，已經持懷疑觀念，但其中似有樂觀在焉，即世界已在開始在事實上用力並未表示失望。本人不能同情，今日之世界已居無政府狀態之下。主席繼言，「國家思想之濃厚空氣，現已佈滿多數國家，咸擬以本國財源，與加重之國家權力，謀重整祖國之政治與經濟生命。此種情形，若以之爲無政府局面，則屬非當，但實爲進步之現象，無論何國若欲實行國際合作，其國家須首先整理，今日多數國家，均完全注目其國家之革新，此即國聯會將來解除世界各國間誤會之好兆。」會方於末次會時，批准一議決案，設一直接賑濟難民高級委員局。又一決議，規定各國以合法手段，對待小民族，均照小民族條約，亦被通過。第三議案爲擬定猶太人爲小民族之一，因德代表未投票，而被否決。

裁軍問題群疑滿腹

英美日均認應擴軍

倫敦十月六日哈瓦斯電，昨日保守黨常年大會，通過邱吉爾動議案，主張政府應增加英帝國國防。本日保守黨機關報「晨報」評論此事，力陳英國海陸軍實力與其他强國比較，已相形見絀，凡縮減軍備之企圖，實屬喪心病狂，此皆由於社會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影響，及於內閣乃有此不幸之事實云。結論則謂一九一四年之大戰法比雖領土被人佔領，但英國所受痛苦，亦不遜於法比。故英國縮減軍備之謬論，在社會主義之政綱中，不能容忍，在國民內閣中，更無立足可能。最近歐洲之事變，足以顯示英國久已鑄成大錯，此層當使政府及國人力戒前非，實爲保守黨所負之歷史使命云。

東京六日新聯電，本日之閣議例會，已決定關於陸軍兵種變更事件之勅令，緣因此次因兵備之改善，而增設戰車聯隊，此即關於其規定戰車隊之在營年限，與特科隊同爲兩年。

芝加哥五日路透電，退伍軍人大會草擬議程委員會，已成立諮問美國國防案，該案主張立即依照條約，建造軍艦，並將海軍軍額增至九萬一千人，另有一案，將提交大會，主張每年募青年五萬人，加以軍事訓練云。

德國態度迄不稍變

柏林六日路透電，德國某要員今日宣稱，德國不能接受安全軍縮之時期，該員並證實倫敦德代辦俾士麥會赴英外交部解釋德政府態度之說。現悉德國對於軍縮所已發生異見之主要問題，態度依然未變。德國對戰品問題堅持其要求，且仍拒絕以四年爲過渡時期，試驗監管軍備之新制，在此時期中仍維持目前軍備之不平等，而不稍加變更之計畫。德國主張一俟軍縮公約訂成，當以今日軍備雄厚諸國所謂自衛武器之各類，供給德國，各國固允將來軍縮以存留此類武器爲限也。德國不因時事之變化而有所惶慮，其政界與報界皆謂大風潮行將實現，但德國實不負其責云。彼等又切實聲明，德國不欲重置軍備，但其他各國如拒絕軍縮，則德國必須享有平等權利也。今日德國所予英國之解釋，乃英國曾向德國有所詢問，而德國依以逐類答覆者。

法義美代表之會商

倫敦八日電，德國於星期五宣布其倔强之態度後，今日裁軍會議，復有新的轟動的發展。法義美代表今日在日內瓦舉行談話。「星期日泰晤士報」訪員稱，法政府雖不能答應柏林政府之一切要求，但願在若干點上，表示讓步。其最要者如在四年之試驗期前，允量裁軍，但因統治軍備，未解釋明白，德國現擬對解釋問題，使列强不克一致。德國之態度，美國極爲焦慮。使德國重整軍備，美國政府認其極有理由，可根據前此兩國間停戰之條約，提出抗議。交涉待決之問題，即德國除允其具有前此所禁

止之各式軍器外，拒絕接受在四年之試驗期間，施行國際管理軍備，法國對此反對。英陸相海爾山今日演說稱，使裁軍會議失敗，英國決不能單方面裁軍，而裁至安全之限度。

義首相草裁軍新約

羅馬七日電，軍縮公約之新款式，已經義首相墨索里尼氏起草，義相希望調和反對之意見，蓋此意見危及將來軍縮大會之破裂。此種報告，係載於義大利民報所刊登之墨索里尼宣言中。墨氏宣言，起始為喚起世人注目現有之困難，並申述自日本退出國聯會後，國聯威信與尊嚴之墜落。最後，氏表示設各國間之互不信任與誤會解除，則一眞實效果，尚有得到之可能。墨氏更力言，一和約保障國與受和約影響國間之關係，與美滿地步相距實遠，此乃一不可否認之事實。關於軍縮問題，被征服國家實有責難之理由。蓋彼等受各約之束縛，早已裁軍，而戰勝各國雖已公然承認裁軍，但時至今日，仍未履行此義務。當德國被正式許可受平等待遇，與四强公約訂立之後，確難再進行顯明抵制德國。但另一方面，亦不能完全不顧各國本身之困難情形。末云，首相為勝過一切障碍物，已起草一新軍備公約，彼意不久向各國提出云。

包爾溫之大聲疾呼

倫敦七日電，昨晚樞密大臣包爾溫在卜明罕保守黨大會中演說，稱如裁軍草約不能締成，則歐局將發生嚴重情形與影響。氏並警告阻礙此項草約締成之國家，氏稱：「世界情形頗不見佳，大半係受經濟狀況之影響。但在經濟原因以上，尚有心理的要素，即缺乏信任心理也。夫信任之缺乏，即為恐怖所產生之子嗣，而歐洲之恐怖，即為戰爭之恐怖，因此裁軍草約之實現，遂成為必需。余意並非欲英國單獨裁軍，亦非欲任何其他國家單獨為此，吾人認為最重要者，即締結草約國家，均應按照其字面與精神，加以履行。如此約簽字後，則簽約國家如有違犯情事，則在文明世界中，將無一友。又凡任何國家提出一種要求，於將來可被接受，但今日則為他國所不能接受，欲用此手段，有意的阻止此種妥協之成功者，其所得待遇，亦應如此。余提及此點，意至顯然。但世界有一種畏懼，即恐吾國對於大戰以來所締成，於歐洲和平有裨之條約神聖，不若前此之重視。余作此言，余實視羅迦諾條約為最難遵守之一，但凡英國所簽字之條約，均將予以遵守也。例如關於比國，彼即遵守其簽署之約章，彼對此等條之簽署均認為神聖。或人以為裁軍草約之失敗，於今日之世界，並無若分別，余則以為將有以下之分別，即余所述條約如一旦失敗後所發生之恐，在數國中或將被認為巨禍。如軍備無被限制希望，則無一國將不撫自問，「以吾人目前之軍備，吾人是否安全耶？」今日有若干國家對此答案，將為「否，吾人不安全也。」余頗明瞭重整武備問題，以及其包之意義，將日形迫促，以至進扼吾人之吭。如歐洲開始重整武備，則今數年中，將無撙節減稅之可言矣。吾人或將遭遇此等情形，故吾人對此情形，不能不認明，凡增加軍備國家之財政支用，將令彼等瀕於破產，或有數國將實際破產，其對於世界之商務影響為如何，將不難想像得之。在心理上，吾人將返回至一九一四年之局面，而吾人所明悉者，較當時尤甚。余從來不願隱諱余之觀察，以為如歐洲再度發生戰事，則吾人所知之文明，即將絕滅。近十五年來中歐與西歐文明基礎之動搖，鮮有人能覺察者。歐洲實不能忍受再發生與上次損失相同之第二次大爆炸。故政府目前欲用任何方法，以達到限制軍備之目的，其殷切之態度，固無深異也」云云。

裁軍總會一度開會

日內瓦九日電，裁軍總委會星期一下午開會。將與裁軍會本身命運有關，各會員均出席，韓德森主席。但最近裁軍談判中要人數人缺，英外長西門在星期一前，擬不離倫敦，德外長紐拉斯亦未通告何時抵，義首席代表阿羅西忽離此返羅馬，但此星期內，或可返日內瓦，德首代表那多奈，法為彭古，英為外次艾頓，蘇俄為駐法大使館武官溫特蘇，美為台維斯。星期一之會議，為時尚不及一小時，韓德森氏報告其間各國之有希結果後，彼即提議休會，俟星期六再開。俾代表間關於待決題之原則，如統治制度。防衛軍器之解釋，及草約實行之期限，得一同之解決。如能同意，英代表艾頓即可起草修正麥克唐納計劃文，以便提十月十六日之大會。

韓德森報告各懸案

日內瓦九日哈瓦斯電裁軍會議主席團重行開會，主席韓德森致開幕詞，將裁軍會議懸而未決之各項問題，分為兩類，一為比較易於成立妥協者，一為比較難於妥協者。在第一類中，列有(一)不使用強力原則之普遍採行，(二)侵略者之定義，(三)軍備監察，(四)歐洲大陸軍制之劃一，(五)已受訓練之後備軍，(六)殖民地軍隊額數，(七)軍事預算之監察及公開，(八)空中轟擊，(九)迅速設立軍縮常務委員會，(十)海軍問題。第二類中所列者為(一)第一次軍縮公約之有效期間，(二)坦克車之噸數，(三)砲位之口徑，(四)以銷燬或其他方法減少陸地軍器，(五)軍器之製造及販賣，(六)違反軍縮公條時之制裁。氏又謂，有兩類特別困難，即(a)欲使各國感覺十分安全，則遇違反裁軍公約時，必有制裁，而此項制裁，最為不易(b)裁軍平等權之實行問題。

三角會商拒德增軍

日內瓦十一日電，打破裁軍會商停頓局面之一切進行，今日忽又失敗，因今日下午之英法美三角會商，聯合決議，拒絕德之增加軍事設備要求。據英方傳出之消息，稱英法美三國代表團之意見，為自德國民族革命發生，大局已根本變形，各該國之公共意見不贊助裁軍會對德之重整軍備問題，持寬大態度。設上述報告為確實，則三國會商之決議，大可認為裁軍大會之催命符云。

英美戰債談判開始

美京財部開始談判

華盛頓五日合衆社電，修改英美戰債之交涉，今日在財部開始，與會者英方有英蘭銀行之里斯羅斯氏，英駐美大使林德賽氏及英財部專家之鮑萊氏，美方有財部之艾齊森及國務部之李維賽氏。雙方代表在財部討論英美戰債問題三十分後即休會，作私人談話。此間很多之觀察家，預料因現時談話之結果，美元及英鎊之穩定，必可成立。據稱，不久可開一會議，討論如何穩定之方式。在今日之談話時間，雙方檢查與世界貿易有關之數字，彼輩並檢視英國之財政經濟情形，及其他與倫敦每半年付美國戰債有關之現金流動情形。

進行中之一度沈寂

華盛頓十日合衆社電，過去一星期間，英美戰債之談判，異常沉寂，致此間之猜想甚多。英美代表因無修改英國欠美戰債之希望，均極焦慮。自英蘭銀行之里斯羅斯及英財部專家鮑萊氏抵華盛頓以來，僅與美財部之艾齊森及國務部經濟顧問李維賽氏作半小時之談話，而與羅斯福亦只作五分鐘之談話，英代表均承認彼輩均極焦慮。美方宣稱，談話會之未進行，因係英代表未能提出解決戰債之計劃。英方則聲稱，彼輩冀美方首先提議。英方因美未能首先提議討論英國欠美之戰債，極感驚奇，但美政府發言人今日聲稱，美代表認彼輩無向英代表建議之義務。

英代表提出一節略

華盛頓十一日合衆社電，沉默之英美戰債交涉，因英首席代表里斯羅斯向美財部提出一詳細節略，復有生機。代表英國銀行之里斯羅斯氏，預定於明日與美財部次長艾齊森氏會談。據稱，明日之會議，英財部專家鮑萊，美國務部之經濟顧問李維賽均將參加。英代表並擬提出減低欠美之戰債，計畫英代表所冀減少之數量，現仍屬神密，不可得知，現時倫敦方面之消息，謂英國要求以一次付足欠美戰債百分之十之辦法，解決戰債問題，或成立協定，分期付款。今日里斯羅斯氏對其所提出之節略，或明日會議中將討論之計劃，拒加批評。但據稱，自彼抵華盛頓以來，彼從事搜集統計，俾表明美國必須允許減少英國欠美戰債之理由。

英印日辛姆拉會議

十月五日五次會議

辛姆拉十月五日新聯社電，日印第五次會議於今早十一時舉行，印度代表團果然不提及日本代表團提議之減低關稅問題，反提出決定購買印棉之最低量，雜貨類之輸出統制及圓匯兌變動之對策等日本代表團難於容認之對案，遂致比較的順調進行之日印辛姆拉會議，突遭遇一大暗礁。印度代表團之對案要旨如下：㈠日本代表團提議願統制日本棉製品之輸出

，而要求印方承認該統制限度內之輸出數量然爲決定該限制數量之交換條件，日本政府對於每年購買印棉之最低量，可否訂一公約。㈡棉製品以外輸出印度市場之日本雜貨類，可否予以輸出統制，並規定輸出印度市場之數量。㈢日印兩國間之圓與盧比之匯兌率，將來如何不得知，然若受巨大之變動，致影響及此次會議所成立之諸協定時，爲應付匯兌之變動，可否在協定中，畀以伸縮性。日本代表團對於上述提案中之第一項，聲稱非日本政府所知之事，而拒絕其要求。印度代表乃提議將決定購買印棉數量之問題，移入日印民間協議會審議。日本代表對該提議，已予同意。對於第二項，日方已明確的拒絕。至於第三項之圓與盧比匯兌比率之變動，賦與伸縮條項一事，亦言明辦不到。由是印度代表團提出之上述三項，殆全般的經日本代表團於以明確的拒絕。

英日換文延約一月

倫敦八日哈瓦斯電，一九零四年印日商約，原定本年十月十日滿期，現經外長西門與日本大使松平商定，在英日印棉業會議期內，將該約有效時期，延長一個月，英日雙方爲此事交換之照會，現已公布。一爲十月七日外長西門致日本大使松平之照會，一爲同日松平致外相之復文。西門照會內稱，英印政府有意將一九零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印日商約，應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滿期者，延長一個月，在此一個月內，進口稅仍按現行稅則征收，若在十一月十日以前，印日之間未能成立協定，則可由雙方商議，按前述基礎，再行延長，其再行延長之期限及辦法，當由現在談判新商約之印日兩國政府代表商定之。西門在照會內又謂，如英國建議日本政府，認爲可以接受，則即以此次照會及日本大使之復文，爲實行延期之根據。日本大使松平同日答稱，英國政府建議印日商約延期一個月，並以彼此照會爲實行延期之根據一層，日本政府，願與接受云。

十月十日六次會議

辛姆拉九日新聯社電，第六次之日印會商，於今早十一時舉行，依據印度代表之要求，對於雜貨類之輸出統制，舉行意見之交換。緣因印度代表於八日夜將衛生布‧人造絲‧洋灰‧石鹼‧琺瑯‧鐵器‧眞鍮管‧羊毛製品‧砂糖‧紙‧鉛筆‧玻璃‧陶磁器等十三種商品之製產及輸入競爭統計，送至日本代表團，本日之會議遂審議上述之十三品目。日本代表聲稱，上述之品目，業經依據工業組合法，正在充分的實行生產統制，決非無統制之輸出云云。以矯正印度代表之誤解，次印度代表稱，日本政府對於人造絲製品之大量輸出，如不予以何項限制之保障，則關於棉製品之輸入量，將不能決定云。日本代表答稱，棉製品與人造絲製品，全然無關聯之理由。印度代表復要求日本政府許可米之輸入，及減低銑鐵之輸入稅，日本代表答稱，對於銑鐵課百分之十五之關稅，決非不當，至對於米輸入之禁止，乃係根對米穀法，不能更改云。午後零時四十五分散會。次會定十一日午後三時續開。旋定展至十二日再開。

各小國承認古巴政府

哈瓦那七日合衆社電，古巴於颶風後，繼續努力維持秩序，巴拿馬‧巴拉圭‧及烏露圭，亦承認桑馬丁政府。各方面表示，雖仍有反對者，尚待征服或勸使合作。桑馬丁及其顧問，對表示有維持穩定政府之努力，續有進展。因謠傳有排外之陰謀，故古巴之外國銀行，由警察嚴重戒備。但古巴首都一切，均較安靜，與各省之交通，雖受颶風之損失，而被隔絕，但一般均信，政府軍在各省能維持和平，過去數日間，據報僅有一次叛變，「在開馬圭省」發生，但亦迅被征服。美國尚未承認桑馬丁政府，一般均信，美艦雖仍集中古巴海面，但武力干涉之危險，亦減低。此間對美國務部竭力避免武力干涉，反感獲好。

馬德里十一日電，西班牙政府已決議，承認新古巴政府。

南美諸邦訂反戰約

巴西京城十日路透電，今日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巴拉圭與烏露圭六國代表在此簽定反戰條約，以侵略及强奪土地爲共棄行爲。許多外交家與要人皆在場參觀此簽約禮式，有可注意者玻里維亞國未加入此約，秘魯雖在原則上贊成此約，但欲俟烏露圭京城舉行之汎美大會有何結果後，再行簽約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十月六日起
至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止

（記者）

十月六日 星期五

▲昌黎城東北匪警劇戰。

▲府令，派陳光甫杜月笙張嘯林等為全國經濟委員會棉業統制委員會委員，

▲中監會臨時常會決議開除方振武黨籍。

▲建委會召集之各省市電業視察會議，在京開幕。

十月七日 星期六

▲對方吉之軍事，略停，呈休戰狀態。

▲陳文麟飛抵漢口。

▲蔣作賓自滬乘輪返東京使任。

十月八日 星期日

▲孫桐崗飛抵西安。

▲中華全國鐵路協會在青島舉行代表大會。

▲林主席發起之黃帝陵道培修委員會在國府開成立大會。

▲杉村陽到平。

十月九日 星期一

▲拉西曼飛南昌謁蔣。

▲方吉兩部復又向沙河一帶侵擾。

▲內蒙錫林葛勒盟副盟長札薩克親王德穆楚克棟魯在百靈廟召開內蒙自治會議。

十月十日 星期二

▲國慶日。

▲全國運動會在南京開幕。

▲蔣作賓公使抵東京。

▲新綏長途汽車第一次車抵迪化。

十月十一日 星期三

▲陳文麟飛抵上海。

▲中政會通過以特派黃紹雄等三十一人為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

▲水利工程學會年會在杭州開幕。

▲國聯大會閉幕。

十月十二日 星期四

▲中常會議決永遠開除方振武黨籍。

▲方吉殘部自湯山向東同竄。

▲日使有吉由京回滬。

▲府令派黃紹雄等為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

采風錄

國風社選

盧山萬松林勝集續禊代拈得響字因并寄散原

老人　秋岳

泊舟。曾。見。香。爐。峯。十年。影。事。潯。江。上。匡君。每。歲。待。吾。詩。
九疊。屏。風。勞。想。象。平生。嚮。往。散。原。翁。五老。高。居。陪。几。杖。
春風。樽。酒。闕。寄。聲。但夢。層。雲。胸。際。盪。秦淮。誰。念。觸。熱。人。
日夕。蛆。蠅。病。搶。攘。江水。湯。湯。傳。尺。素。起我。吟。魂。投。莽。蒼。
辰良。卜。集。萬。松。林。儼覩。盈。庭。列。天。仗。不詠。疇。能。識。暢。叙。
未飲。差。可。論。汎。盎。涼柯。迎。嵐。播。寒。翠。陰谷。噫。氣。留。晝。響。
擁鼻。定。聞。洛。生。誦。跂脚。或。涉。眞。人。想。規模。榱。桷。到。白。鹿。
誰辨。石。梁。豁。眞。賞。我愛。洗。龍。題。碧。海。霏語。如。珠。逢。象。罔。
聞翁。八。十。猶。嬰。顏。元氣。渾。淪。天。所。養。吾儕。愼。勿。懟。山。賊。
亦莫。蹤。轍。厭。來。往。一燈。熒。盡。千。刼。塵。帝指。靖。廬。爲。息。壤。

和沙隱別後見寄即次其均　石遺

杵臼。瘕。痁。未。斷。根。江湖。飄。轉。不。堪。論。稍攜。幼。子。問。枚。叟。
尙恐。諸。雛。繼。益。恩。爲帝。豈。眞。容。赤。熛。稱王。無。計。阻。烏。孫。
依然。會。合。憑。詩。句。莫悵。臨。歧。欠。一。尊。

偷閒　什公

老較。時。賢。百。不。如。聊將。蟫。簡。送。居。諸。浮名。那。問。塞。翁。
樂事。兼。忘。濠。上。魚。吟友。鉤。心。爭。好。句。荆妻。脫。手。辦。山。
偷閒。便。作。西。山。客。越澗。穿。林。穩。跨。驢。

題孝可敝帚集兼賑芷汀　續衡

嶺海。詩。人。半。姓。黃。（謂孝覺及浩庵晦聞諸君）君侯。晚。出。更。堂。堂。山
邂。逅。情。逾。厚。僚底。浮。湛。氣。轉。蒼。長有。罪。言。哀。曲。突。廣
傻。語。掛。奚。囊。連床。況。共。陳。無。已。句法。西。江。取。次。商。

雨夜寄懷叔通北平　放園

白露。初。過。暑。氣。微。漸看。景。物。減。芳。非。雨隨。風。勢。推。窗。
蟲戀。燈。光。繞。室。飛。病體。驚。秋。衣。已。換。家人。畏。熱。扇。仍。
宵來。得。句。誰。堪。寄。爲訊。元。龍。盍。早。歸。

莫干山同拔可兄陳氏姊　釋堪

萬綠。圍。天。撲。鬢。絲。喧流。侵。夢。冷。車。帷。山腰。背。日。先。凝。

石骨。經。秋。半。染。纈。急。雨。返。風。松。偃。蹇。斷。崖。妨。路。竹。扶。持。
衰年。兄。弟。相。攜。處。記取。鐙。廊。夜。坐。時。

將去匡山奉呈什老　醇士

閒支。禊。尾。析。玄。談。祇有。松。風。意。尙。貪。姓字。每。防。時。輩。覺。
詩篇。時。共。晚。禪。參。老矜。腰。健。篠。猶。贅。睡得。心。方。枕。易。酣。
待葺。東。林。重。結。社。倘忘。送。客。過。溪。南。

喜石遺翁返蘇用肖蝓見寄詩均賦呈　韋齋

茗椀。叨。時。又。策。勳。幔亭。飛。下。武。夷。君。目光。小。惡。仍。巖。電。
心事。孤。淸。托。岫。雲。論極。皇。王。興。廢。迹。（縱論有淸一代政學外交得失武功文事）
懷哉。僕。射。父。兄。軍。（以左文襄自浙援閩進兵方略入城威惠見告聰之神氣增王）誰
知。詩。老。韜。長。算差許。迂。生。習。舊。聞。

癸酉北行雜詠　叔雍

蝸角。紛。爭。劇。可。哀。相從。靑。璅。話。殘。灰。眼前。淸。淺。猶。蓬。海。
賺取。紅。桑。更。一。閒。
藻井。商。量。第。幾。回。紅襟。顧。影。掠。波。迴。添人。不。盡。呢。喃。意。
輪與。銜。花。鬭。草。來。

輦路。春。雲。夢。翠。鈿。檀欒。畫。裏。罨。疏。煙。宮鴉。細。數。金。根。過。
誰信。當。前。最。少。年。
辜負。靈。和。七。度。春。罪言。秘。殿。臏。酸。辛。誰知。曲。突。遷。薪。者。
還作。焦。頭。爛。額。人。
臨流。鎭。日。坐。淸。暉。倒影。長。松。過。十。圍。松自。無。情。隨。水。
道人。於。此。解。忘。機。

江城梅花引　鶴亭

繡衾。推。了。倚。屏。山。解連。環。鎖連。環。算是。相。思。長。日。不。
閒。生恐。鯉。魚。書。不。到。書到。也。又愁。他。損玉。顏。玉顏。
顏。在長。安。見。也。難。別也。難。夢也。夢。也。夢不。到。玉。砌。雕。闌。
又是。燈。昏。又是。五。更。寒。又是。退。紅。簾。子。外。無賴。月。照秋。
人。鬢。成。斑。
自澆。醽。醁。自。塡。詞。界烏。絲。寫烏。絲。寫到。回。腸。盪。氣。沒。人。
知。不信。情。多。人。易。老。纔一。夜。褪容。光。減帶。圍。帶圍。帶。
圍。念前。時。春又。歸。花又。飛。望也。望。也。望不。見。油。壁。車。
今夕。淚。珠。瞞不。過。羅。衣。惟有。藥。烟。籠。滿。院。人臥。病。冷淸。
淸。繡簾。垂。

△正誤　上期本錄第一頁末行彥和君詩中之「堂堂吟依天風」句，其「依」字係「倚」字之誤。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寫本陳伯玉文集跋

陳伯玉集、以明弘治四年楊澄刻本爲最古。緣其自中秘鈔出也。昔年廠市、曾出一帙。爲周君叔弢以高價得之。余夙嗜唐人集。有見輒錄。況伯玉爲吾蜀先輩。初唐大家。寧能久付闕如。顧楊刻不可再見。因從叔弢假來。欲留一副本。適其時北洋女校生徒多寓燕京。乃分致諸女士。依仿原本摹寫。人各一卷。數月乃成。咸令署名卷尾。時在丙辰十一月也。其後辛未之秋。余六十初度。張菊生前輩、遠寄弘治本見貺。數十年夢想而不獲者。竟邀良友之惠。以償生平之願望。爲之懽喜无量。於是取而並儲之雙鑑樓中。彼以古。刻。稀。見。爲。珍。此以。集。錦。分。書。爲。貴。可云。雙。璧。矣。頃來山中。携入行篋。偶爾、閒、函、檢、視。忽、忽、已、十、有、八、年。憶光緒甲辰之歲。余始創女學於津沽。時風。習。淳。樸。新。制。始。萌。黌舍。方。開。老。成。駭。怪。流。俗。之。譏。嘲。僚。友。之。規。誡。不。絕。於。耳。余。銳。意。圖。維。一。不。之。恤。頻。歲。之。間。連。闢。三。校。幽。閨。才。俊。世。族。名。媛。不。遠。千。里。負。笈。而。來。者。殆。數。百。輩。其間、監、理、之、嚴。護、持、之、密。實余、妻、凌、夫、人、之、力、爲、多。奔走勤劬。或終歲不得寧家。北、洋、女、學。駸、駸、馳、譽、於、全、國。諸、生、學、成、而、歸、者。亦傳、衍、於、南、北、行、省。已而。名。徹。九。重。遂。拜。總。理。京。師。女。子。師。範。之。命。此冊中十人。固皆、當、時、校、中、之、高、第、弟、子、也。桑海。以。還。迄。今。又。二。十。餘。年。絳。帳。羣。英。大。率。風。飛。雨。散。余。妻。既。溘。先。朝。露。而。余。亦。頽。然。一。老。禿。翁。無。復。少。年。壯。往。之。志。撫。覽。茲。編。不。禁。凄。然。動。懷。舊。之。蓄。念。矣。此十人中。鄒生系出世家。文學最爲優秀。而晚歲憔悴京華。卒窮困以死。陳史兩生。皆早歲貞孀。厲行篤志。儕輩交欽。史生曾授讀白宮。而淸貧自勵。吟詠不輟。陳生績學能文。工於六朝儷體。才略夙長。乃盡職於母校。二十餘年不他徙。皆、人、所、難、能、也。自餘諸生。各能善用其才。勤學陰敎。以昌大其家。兆暉歸於余姪。仕蓮嬪於王氏。咸克脩內佐外。見稱族黨。惟趙生懋華。特有遠志。留學德意志。卒授法

學博士學位而歸。是、又、余、感、歎、之、餘。而、引、爲、欣、幸、者、也。
攷前代刻書。其寫官多署名於版心中縫。北宋刊七史時。由崇文院牒下杭州開板。令覓工書者繕寫。是、寫、書、之、事。人、固、慎、重、其、事、矣。至聚、集、多、人、分、繕、一、書。濟、高、宗、時。屢、詔、詞、臣、爲、之。如昭明文選。今故宮所儲。尚有四部。乾隆丁卯繕。有王際華盧文弨等二十一人。乾隆己巳分繕。有倪承寬劉權之王杰曹文埴沈初李調元等二十四人。乾隆甲分繕。有梁國治劉墉秦大士等二十人。乾隆庚寅分繕。有謝啓昆劉躍雲等二十人。或卷、摺、精、楷。或、蠅、頭、細、書。咸、精、絕、倫。爲、世、寶、玩。同光時、市流行之臨文便覽字學擧隅諸書。亦由、坊、賈、以、重、金、乞、翰、林、分、寫。人祇、一、二、葉。余浼。諸。士。合。寫。此。集。固。猶。有。故。事。可。循。也。至、弟、子、爲、師、寫、書。亦、有、前、例。昔宋景濂學士講學金華。及門人材最盛。入明以後字。刊爲景濂文粹續文粹兩編。其書密行精楷。雅麗無儔。考諸題識。知爲門人劉剛、林靜、樓璉、宋璲、諸人。分卷手錄雕。故能工妙如此。自維、學、行、譾、陋。曷、敢、上、睎、景、濂、之、萬、一。而諸。生。愛。桃。李。之。舊。陰。擅。簪。花。之。妙。格。所。以。貺。余。者。與。劉。諸。君。異。代。同。符。其盛意良足欣感。用詳誌顛末。俾後世子孫。什襲珍藏。使知。紅。閨。妙。翰。視金。馬。玉。堂。之。官。體。書。尤足。人。矜。重。也。癸酉七月二十二日、藏園老人書、時將入香山、倚裝待發矣、

卷一陳翠琬　福建人今爲女子學院學監
卷二趙懋華　四川南溪人適梁穎文留學德國法學博士
卷三趙懋芸　四川南溪人適陳漢傳
卷四鄒鴒英　江蘇無錫人前廣西巡撫鄒鳴鶴之曾孫女
卷五徐秀芳　江蘇人
卷六楊潤六　江蘇無錫人適劉文泉
卷七周　芬　福建人同年周熙民之女適梁
卷八凌集嘉
　　傅仕蓮　余姪女適新民王家瑞

卷九吳兆暉 四川成都人 余兄子德謨之婦

卷十史濟道 江蘇江都人

寫本歷代宅京記跋

顧亭林先生著歷代帝王宅京記二十卷、四庫全書地理類著錄、蘇州府志作歷代都城宮闕考、提要稱其舊無刊板、嘉慶戊辰、五世孫錫祉、以家藏稿本付刊、所謂來賢堂本也。光緒戊子朱槐廬亭林遺書中復刻之。前歲余游杭州。於陳立炎家見舊寫本。經張古餘太守手校。前有古餘及丁小疋跋語。卷末有衍生手跋。言茲編告成。曾寫兩本。一貽潘太史。一贈靖逆侯。小疋謂此足本當出靖逆侯家。余喜其字蹟極舊。且經前人以朱墨筆點校一過。因亟收之。暇時偶取朱刻對校。文、字、訛、奪。觸、目、皆、是。最甚者。朱刻、次、序、凌、亂、脫、漏、之、文。連、篇、累、葉。幾、於、改、不、勝、改。茲舉其犖犖大者。如卷三、秦靈臺下。脫、注、引、括、地、志、文、二、十、八、字。作、密、畤、下。脫、注、引、正、義、文、二、十、四、字。卷十三、脫、梁、武、十、年、初、作、宮、城、門、正、文、一、條、十、四、字。卷十四、後魏高帝四年七月作東明觀下。脫、九、月、乙、亥、思、義、殿、成、正、文、十、四、字。卷十六、後晉天福二年大寧宮下。脫、三、年、置、開、封、府、一、條、正、文、三、十、四、字。然、猶、可、諉、曰、鈔、胥、偶、失、也。其、尤、足、詫、者。秦、襄、公、賜、受、郊、酆、之、地。列、爲、諸侯。其、下、應、接、後、八、世、穆、公、稱、伯、云、云。乃、羼、入、卷、四、漢、事、中、卷、四、自、駘、蕩、宮、起。不、知、其、上、尚、有、長、樂、宮、未、央、宮、建、章、宮、諸條。凡、七、葉、又、十、四、行。而、更、以、桂、宮、北、宮、甘、泉、宮、扶、荔、宮。皆、羼、入、卷、三、中。其、扶、荔、宮、西、王、棗、下。脫、花、果、樹、木、凡、十、一、行。甯壽宮下。脫、承、華、殿、宜、春、宮、等、十、四、條。卷、四、長、安、城、南、出、第、一、門、下。鈔、本、有、南、出、第、二、門、第、三、門。西、出、南、頭、第、一、門、第、二門。西、出、北、頭、第、一、門。北、出、東、頭、第、一、門、第、二、門。北、出、西、頭、第、一、門。方、合、長、安、十、二、門、之、數。刻、本、覆、盎、門、下。脫、失、凡、八、條。卷五首甘泉苑上。脫、上、林、苑、一、條、四、百、餘、字。廣、明、苑、上。又、脫、御、宿、苑、思、賢、苑、西、郊、苑、樂、游、苑、宜、春、下、苑、凡、五、條、四、百、餘、字。其、以、下、各、卷。尚、未、及、畢、勘。得、失、殆、不、可、知。然、余、更、以、來、賢、堂、本、核、之。上、舉、各、條。來、賢、本、皆、不、脫、誤。不、知、朱、氏、付、梓、所、據、爲、何、本。致、紊、亂、漏、落、如、此、其、極、也。大、抵、此、書、舊、無、刻、本。提、要、稱、其、寫、本、不、一。展、轉、傳、鈔。訛、缺、異、同。固、不、能、免。即、提、要所、舉、浙、江、進、本。較、湖、北、進、本。總、序、中、多、唐、代、宗、廣、德、元、年、幸、陝、州、一、條。元、順、帝、至、元、二、十、五、年。改、南、京、路、爲、汴、京、路、一條。今、鈔、本、及、新、舊、兩、刻、均、無、之。可、知、當、時、傳、本、手、鈔。愈、久、愈、失。朱、氏、所、得。缺、失、尤、甚。而、來、賢、堂、本、流、傳、較、稀。覆、木、時、閒、

未及見也余嘗論亭林負蓋代之才懷經世之略身丁艱阨蘊不得施故發憤著書以傳於世而於地理之學尤爲博通淹貫嘗言必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必有濟世安民之識而後可以考古論今故舉其畢生之力總萃一統志二十一史及天下府州縣志書以成肇域志復撮錄其有關於政治者爲天下郡國利病書更彙集歷朝建都方域制度以成此書蓋卜世之短長基於定鼎之得失統觀歷朝締造之始必居上游控形勝道里均財賦集厚其勢以建不拔之基雖中才之主亦可守成而無患若夫宴樂於一隅懷戀夫鄉里苟爲便安一時之計而不思制四方之圖權勢一失不能復振未有不敗亡隨之者也嗚呼披觀先生此編以求古今興衰之迹後之謀國者宜可以深長思矣余以宅京之利害深繫於國本而朱氏所刻乃紕繆如是故備舉其失冀得有志之士據來賢堂本以廣其傳庶治史者得以參稽無或沿訛襲謬以大負先生纂述之勤則幸矣癸酉七月初九日藏園老人記時大雨澈宵閣林清瑟秋意已深矣

顧衍生丁小疋張古餘跋錄後

先府君著書數種、俱有自序、載入集中、茲編告成最晚、甫脫稿、先君捐館、徐相國遺人取去、自念雲泥勢阻、無能往來、至相國歸田後、始獲檢還、復錄二本、一貽潘太史、一贈靖逆侯、不肖衍生泣血誌、

亭林先生嗣子衍生跋云、復錄二本、一贈靖逆侯、靖逆侯不知何人、浙江采進遺書總錄閏集第八十六翻有張襄壯公奏疏六卷、云國朝靖逆侯西安張勇撰、皆其奏績疆場及歷辭封號諸疏、据此則衍生贈書之靖逆侯、似即張襄壯矣、此書浙江進本止一册、蘇州志亦云、今傳寫本六卷、蓋總序二卷、關中四卷而外、自洛陽以至遼陽、世人罕見也、特未知此本即出靖逆侯家否、丁小疋

敦案此書所引三輔黃圖、雖於中不無刪削、然前後錯見、大略俱在、較之靈巖小舘所刻黃圖本、互有異同、亦互有得失、茲就其傳寫脫誤、較然明顯者、依畢本改正、餘則一仍其舊、蓋三輔黃圖自宋以來、傳本不一、所据各異、正未可以彼而議此也、壬子閏月二十六日鐙下識、

愚按衍生跋言寫此書二本、一贈靖逆侯、以年譜攷之。知爲張又南。非勇也。又南名雲翼。咸寧人。甘肅提督勇之子。以父蔭官太常寺卿。父沒襲靖逆侯爵。改江南提督。先生康熙乙卯八月至西山祁縣。又南嘗過訪。所注左傳杜解補正三卷。又南捐貲刻之。沅叔附志

隨筆

凌霄一士

德將瓦德西觀中國劇之百年以前，歐人記在中國觀劇者，有一七九三（乾隆五十八年）英國對華首次所遣使馬爾戛尼，時覲見乾隆帝於熱河，參與慶祝萬壽典禮也。「乾隆英使覲見記」（劉半儂譯）有云：『九月……十七日禮拜二。今日為乾隆皇帝萬壽之期，余等早晨三點中即起，仍由樊周兩大人，導往行宮中祝壽。……已而相國和中堂，副相福中堂及其兄福大人，松大人等四人，同向余言：「前日與貴使同遊萬樹園，祗遊得東邊一半，今天不妨再至西園一遊。……不知貴使亦頗有遊興否？」余亟向彼道謝，謂：「既承寵邀，萬無不奉陪之理！」於是吾輩四人（？）仍如前日之例，聯轡遊園。……未幾，又至一處，見廣廳之中，建一劇場，場中方演傀儡之劇。其形式與演法，頗類英國之傀儡戲，惟衣服不同。戲中情節，則與希臘神話相似。有一公主，運蹇，被人幽禁於一古堡之中。後有一武士，見而憐之，不惜冒危險與獅龍虎豹相戰，乃能救出公主而與之結婚。結婚時，大張筵宴，有馬技鬬武諸事，以壯觀瞻。雖屬刻木為人，牽線使動，然演來頗靈活可喜。傀儡戲之外，有西洋喜劇一折。其中主要角色，乃本其夫婦及彭迪米阿，史加拉毛克四人所扮。（譯者案：『萬樹園中，何以能有西劇，原書並未明言其故。以意度之，當係乾隆重視英使，特命在華供職各西人會串以娛之；否則各西人自行組織，以為皇帝上壽，亦屬近理』）據云：此項傀儡戲，本系宮眷等特備之遊戲品，向來不輕易演與宮外人員觀看。此次

華官因余到廷叩祝之故，請於皇帝，皇帝特頒恩典，給許遂至宮外一演。故各華官觀看之時，均興高采烈。中有一場，各華官同聲喝好，聲震屋瓦。余就各華官神色間觀之，知此項遊戲品，皇帝及內庭各宮眷必甚愛之也。……十八日禮拜三。先是，余得華官通告，謂：皇帝萬壽之慶祝典禮，雖已於昨日舉行，而今日宮中尚有戲劇及各種娛樂之品，爲皇帝上壽。皇帝亦備有珍品多種，親賜羣臣，「且將以禮物贈諸貴使。貴使可仍於晨間入宮，一觀其盛。」至今日晨間，余如言與隨從各員入宮。至八時許，戲劇開場，演至正午而止。演時，皇帝自就戲場之前設一御座坐之。廂位之後，有較高之坐位，用紗簾障於其前者，乃是女席，宮眷等坐之，取其可以觀劇而不至爲人所觀也。吾坐入座未幾，皇帝即命人招余及史但頓（按參贊也，清廷稱之曰副使，待遇略同於馬戛爾尼。）二人至其前，和顏言曰：「朕以八十老翁，尚到園子裏來聽戲，你們見了可不要駭異，便是朕自己平時亦以爲國家疆域廣大，政事紛繁，除非有什麼重大慶典像今天一般，也總覺沒有空兒常到此間來玩。」余曰：「貴國治安日久，方有此種歌舞昇平之盛況。敝使東來，適逢其盛，殊以爲快。」……戲場中所演各戲，時時更變，有喜劇，有悲劇，雖屬接演不停，而情節並不連串。其所演事實，有屬於歷史的，有屬於理想的。技術則有歌有舞，配以音樂。亦有歌舞音樂均屏諸勿用，而單用表情科白以取勝者。論其情節，則無非男女之情愛，兩國之爭戰，以及謀財害命等，均普通戲劇中常見之故事。至最後一折，則爲大神怪戲，不特情節詼詭，頗堪寓目。即就理想而論，亦可當出人意表之譽。蓋所演者爲大地與海洋結婚之故事。開場時，乾宅坤宅各夸其富。先由大地氏出所藏寶物示衆，其中有龍有象有虎有鷹有駝鳥，均屬動物，有橡樹有松樹，以及一切奇花異草，均屬植物。大地氏夸富未已，海洋氏已盡出其寶藏，除船隻巖石介蛤珊瑚等常見之物外，有鯨魚有海豚有海狗有鱷魚，以及無數奇形之海怪。均係優伶所扮，舉動神

情頗能酷肖。兩氏所藏寶物既盡暴於戲場之中，乃就左右兩面各自繞場三匝。俄而金鼓大作，兩方實物混而爲一，同至戲場之前方，盤旋有時。後分爲左右二部，而以鯨魚爲其統帶官員，立於中央，向皇帝行禮。行禮時口中噴水，有數噸之多。以戲場地板建造合法，水一至地，即由板隙流去，不至湧積。此時觀者大加嘆賞。中有大老數人，座與吾近，恐吾不知其妙，故高其聲曰：「好呀，好呀！」余以不可負其盛意，亦强學華語，連呼，「好，好」以答之。演戲時，吾輩所坐廂位，作通長之式，不似歐洲戲場各廂互相分隔者，故坐客儘可自由往來，隨意談話。……下午一時，晨會已畢，余等退。至四時，復往觀夜會。夜會地點在一廣場之上，地在吾初次覲見皇帝之大幄之前。吾等到場未幾，御輦即至。皇帝降輦後，自就一臨時所設之寶座坐之。揮手發一起始開演之記號，於是廣場之上即有拳術跳舞走繩刀劍以及種種有趣之武藝，陸續獻技。此項技師，均穿中國寬大之衣服，躡寸許高之厚底大靴，而演技時仍純熟活潑，似不見礙於衣履也者，吾乃不得不加讚譽。惟旂人好馬，中國歷史上殆無有不記旂人善於騎射者，而此種盛會乃未有馬技列乎其間，令吾一覩旂人之馬技何若，亦憾事也。武技既畢，以花火爲夜會之殿。此項花火，大有陸離光怪之奇觀。在余來華後所見各項娛樂品中，當推此爲第一。余昔在勃打維亞所見花火，雖變化之衆多，火力之雄大，較勝於此，而以趣味言，則此勝於彼。花火之末一場，爲絕大火景，有火山之爆裂形，有太陽與星辰之衝突，有爆火箭，有開花大礮，有連環礮。一時火光燭天，爆聲隆隆，至光消聲歇而後，餘烟之繚繞於園中樹木之間者，猶至一小時方散也。……此一夜會與晨會相較，其到場觀看者及場中秩序大致相同，惟晨會則皇帝坐於戲場之前，而羣臣咸坐於兩廂，夜會則皇帝坐於中央，羣臣分作左右二行，列於其旁，有坐者，有立者，有跪者。衛隊及執旂持節之人，多至不可勝數，則站於寶座及羣臣之後。其尤異之點，則晨會時觀者可以自由談話，喝采鼓掌，在所不禁，夜會則全場寂然，自始至終，未有一人敢發聲談笑者。」此爲距今一百四十年前英人在華觀戲劇及雜技所述之情形與印象。戲劇末齣之大神怪戲，亦頗富於雜技之色采

，有異通常之中國劇也。

距英使馬爾戛尼觀中國劇，更百年之前，有俄皇大彼得使臣所述在北京觀劇事，時一六九二（康熙三十一年）也。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引「中西見聞錄」內俄文館繙譯俄國使臣義茲柏阿朗特義迭思所著「聘盟日記」十月十一日有云：『皇上特遣官二員，帶領遊歷城內景勝，並馬五十匹，爲從人乘騎，余即備馬同行。隨至一處，似是戲園。房廊高大，內一高臺，上多雕彩各畫。臺上正中有一方孔，周圍有樓，樓上有欄。二官照料坐位，欵待茶酒。戲之佳不待言，兼有戲法，亦極敏妙。有從空中變出香桃金橘葡萄各鮮菓，又變飛鳥螃蟹各生物。其餘亦有在西洋曾見者。又一技人以玻璃圈數枚，大者如人手，疊置木梃梢頭，橫飛豎舞，無一落地，眞妙絕也。已而六人共舁一竹竿，長約數尺，直立地上。一童猱升至頂，匍匐其上，轉運如輪，盤旋不已。既而以一手執竹梢，徐躡足立於梢上，拍手騰空，飛身而下。此外之技，不可枚舉。劇佳甚。聞此伶人皆供奉內廷，無怪藝之絕耳。戲彩之衣，悉金珠晃漾。所演戲爲一英雄破敵還朝，大似策勳飲至。並有多神下界。神內一人，赤面如硃，云是先皇帝也。（按或關羽耳，羽稱伏魔大帝也。）戲之中間，忽出美婦二人，曲眉秀項，麗服炫妝，各立二人肩上，翩躚而舞，應絃合拍，如履平地。又二童子衣奇異之衣，奏技如果斯提克。此俄國戲，今失傳矣，其詳不聞。盡日所觀，無不入妙。』此爲距今二百四十年前俄人所觀，蓋戲劇與雜技兼演也。甚贊戲劇之佳，而所言殊略，恐亦如里昂進步日報所云「不很了解」耳。

俄使義茲柏阿郎特義迭思之來，在尼布楚和約訂立之後，英使馬爾戛尼之來，爲英政府初通中國，均當有清盛世。德將瓦德西之來，則中國幾不國，而清廷亦馴致傾覆矣。三人先後初觀中劇，俄英二使稱譽，德將詆諆，國勢之隆替殆亦有關歟。

【附啓】承　于世琦先生寄贈「萬柳老人詩集殘稿」「流覽堂補遺」「三國時代薄葬考」各一冊敬拜　嘉貺並謝　雅意

算算日子，我們那次見面應當爲一月六號。七號我到他們家裏去，見到了×××與×××，比所想像的×××已老多了。八號又在大馬路永安公司門前同她見到了×××的弟弟×，兩人特別約好在這地方見面，一同過我住處談話。這人就是先海軍學生一些日子，曾經用溫情服侍過她，最近不久還剛穿着反面的羊皮褂子，扮着吉林墾荒的山東農民，由西伯利亞轉北寧鐵路回國的。我們稍稍談了幾句話後，我有事出了門，他們又談了許久方走。九號海軍學生同她在我住處吃麵，丁玲便告給我明天是她家中小孩子出世滿六十天的日子，預先已請了些客，若我高興去吃晚飯，很歡迎我去，同時或可見到幾個人。這些人中有我們原先相熟的，也有並不相熟我想見他們他們想見我的。然從海軍學生的言語裏，則我知道既然把客從各處請來，吃飯前後必有些時間「談話」。這種談話我自然不很明白，聽聽固無妨於事，但我參加這種談話，是不是還能發生興味？所以去不去倒先讓我自己決定較好。他要我決定這件事，我當時便認爲這談話決不能參加，也不宜旁聽。恰好我另外又正有一個約會，故當時就說明我不過去吃酒。那次吃酒既沒有我，來了些什麼客我也不能明白，談的是什麼我也不能明白。只記起再隔一天到她家裏時，丁玲女士翻出了一張三人合照的相片把我看，上面有那麼一行題字：

「韋護滿六十天，爸爸預備遠行，媽媽預備把孩子交給他的外婆。」

問他「有多遠」？

海軍學生就說「遠得很」。

當時雖只那麼當笑話說着，我卻早已單從海軍學生聽明白遠行的計畫了。



記丁玲女士（十二）

沈從文

從十一號到十七號，這一串日子裏，我們每天皆有見面的機會。我們商量紅黑應當如何重新出版，大家應當如何設法來支持這刊物，使牠不至中斷。且使這刊物用何面目與世人相見。事情一來，又輪到丁玲女士起草計畫了，在計畫中她仍然答應好些事情，從我看來還彷彿不是她所能担負的。她並不是强幹的人，但她在學習强幹，訓練中已同一個男子那麼歡喜作事了。

這幾個日子裏我從海軍學生方面，又聽了一些「故事」。這些故事或出自他們本身，或出自相熟的旁人。我並不能在某種生活中產生故事，但對於別一人某種故事卻十分關心。

我把出自他們口中的故事，拏去與我從武昌南京所得的各種人事印象相對照，彷彿就得到了一份最好的知識。這份知識對我很有用處，貢獻給別一方面時也必然極有用處。海軍學生若願意明白我已明白了的事情，對於他的行動，却大有幫助的。

但這不成。兩人因爲應付租界上的環境已十分習慣，便同租界以外的環境疏遠了。海軍學生把他的故事說給我聽時，他的敘述越興奮，我便越覺得爲他發愁。他明白在某一件事情中，把自

已編排成爲劇中角色之一的時節，自己感覺到的莊嚴可到何種程度。他複述那點莊嚴印象時，也顯得那麼快樂。他的快樂只顯得他十分天眞，這就使人爲他發愁。我呢，我認識一張楯牌的兩面。我知道雙方事情。我看過兩地排演的戲目。對於革命我不悲觀，但也不能過於事實所許可的樂觀了。

理想從文字或其他方面移植到某種人感覺意識上時，這人的勇敢處眞正令人吃驚。但這種「勇敢」同「保守」對面以後，產生了如何愚蠢的行爲，排成了如何無聊的場面，照例將是使人吃驚以外還得皺眉的。一頁新的歷史，應當用青年人的血去寫成，我明白我懂。可是，假如這血是非流不可的，必需如何去流方有意義？在別一方面的人看來，方法只是一個，便是捉來就砍。但在隨時皆有被砍機會的一方面，人既那麼少，結實硬扎肯幹勇敢的人尤其不易多得，縱事到臨頭非流血不可，如何來吝惜珍重這種人的血，避免無味的犧牲，不也就正是培養這個對人類較高理想糾纏不的一種最好方法一種？長江的場面所見到的只是流血，年青人參加這種流血的，似乎也有非如此不可的趨勢。惟一些身在上海各人皆從一枝筆上得到羣衆的作家，失去了筆同時也就失去他革命的武器，便毫無實力可言。如今放下手中的筆，來作應付別一種事情，在「用失其長」的情形中，是不是還能做出比好好的寫一本書更好的成績？自己根本那麼脆弱，單憑一點點信心，作著勇敢的犧牲，但犧牲以後，對於整個理想能有多少幫助，是不是也有人作過一番考慮？

那時的中國情形大致如下面所記：

上海新書業商人已各因眼光遠近不一，從讀者撈了一筆錢，各地對於新書取締忽然轉嚴，作品的去路就窄了。商人明於世故，皆很熱烈的把眼光注意到印「一隻天鵝冒險」等等兒童讀物方面去了。同時××方面則由於極端的顢頇，膽小，無能，對於文學思想左傾的潮流，既無能力樹立自己的旗幟，用作對抗，也不知運用政策，力圖分化。唯一政策就只是每月支出一筆閒錢，雇就若干閒人，身在上海租界內，與租界當局合作，各處偵探，等候機會捉人。把人捉來以後，就一律引渡出租界，只根據雇傭偵探與自首者的報告，按照習慣的辦法，將捉來的年青人分別殺頭或入獄。

××方面如此情形實不足爲奇。就由于膽怯與不知，殺戮在某一時成爲當權者一種唯一政策，從本國歷史上是可以發現無數篇章的。但極可怪的，則是凡有機會在這個愚蠢社會裏供作犧牲的，皆彷彿毫不知道如何講求避免犧牲的方法。各人皆由于習慣工部局的章程，又似乎全不明白自己的行爲，一出了租界，便成爲什麼案件，故即或各人行動皆那麼秘密，同志中互相皆難知道一人以上的住處，行動皆十分麻煩，每人身後常常皆有偵探跟隨，然而從海軍學生夫婦看來，觀念卻依然處處還那麼洒脫！

畏怯原不是革命者所應有的東西，但過分洒脫，則不免疏于敵我之間的防衛。我尤其不能同意的，便是他們似乎皆忘了自己如何得到大衆的原因，彷彿手中已操持了更好的武器，皆在輕視原來手中那枝筆。皆以爲把筆摔下的時代業已將臨，不放下手中那枝筆諸事就作不好。關于這件事我大約同他們討論過二十次，皆以爲他們的筆不適宜從手中離開。並且若已承認把筆放下是中國革命一點損失，則在這種時代裏，如何去使用那枝筆，也成爲兩人最切要的問題。不担心犧牲，那自然是種難得的勇氣。但倘若凡事看得遠一點，認識得深切一點，瞭然所謂中國革命文學

，應取何種方法，何種形式，使他在這個惡劣環境中依然能存在，能散布，能把握某一部分讀者的感情，則作者間實有切切實實用客觀的眼光去研究的必要。對於海軍學生之被某方重視，我以為對於海軍學生根本上就毫無好處。這人原來既並無多大才識，卻有較才識三倍以上的熱情，憑了這點熱情，他應得到一份敬愛，然而一被重視，因此他卻必毀無疑了。照我當時的意見，即發展他成就他，最好的環境，就是委屈他到一份卑下生活裏去。要他受苦，被派作不甚要緊的事情，短期的入獄，常常受嚇受困，一出門就得同政府的便衣偵探鬥智，當逃避敵人時習慣于電車的上下，轉小衖，于同志中受不良待遇，學會了種種機智與謹慎，在艱難境遇裏三年五年，好好的去取得一個革命家那份應得的經驗。一切生活訓練他到某種程度，他也才能作某種負重致遠的人！

照當時情形看來，則我的意見已顯然覺得稍稍有點迂腐，故海軍學生的回答只是個微笑，丁玲女士也只給我一個微笑。要他們說出他們的意見，他們就簡簡單單說：「你什麼都不知道，只能寫點文章，別的真不用提。」海軍學生原本是個天真爛熳的人，故直到這時，不拘他如何勇于負責，不拘他如何長於打算，我總以為他還不脫離孩子氣。如今到了把自己加入這血肉相搏的爭鬥裏，對於某種理想的實現，常作超越歷史條件以上的樂觀，就見出兩人皆還在不可形容的天真裏打發每個日子。然而到了我明白我的理知於他們並沒有多少用處，擬不再提出什麼意見時，則縱想提出些意見也來不及，因為他已在意外情形中失蹤了。

十六號在他們家中，我對於海軍學生的生活，不貢獻什麼意見，丁玲女士卻對我的生活有所致詢。致詢的結果，我彷彿從他們的臉色上，看出點可憐憫神氣。那神氣用言語翻譯出來，仍然是「從文真有點迂腐」。我當時不加分辯，不作抗議。我心想：

「一切人皆在那裏用自己一分觀念決定自己的命運，既明白每人因生活不同，觀念也難相同，或者就應當各人沉默下來，儘時間來說明各人的命運得失了。」

于是我邀他們過卡爾登去看電影，看了一個英文名為「生命」的片子，片子說得是紐約某種閒人的生活，恰好合於上海某種閒人的情調，對于我們生命所有關係，就是糟蹋了我們兩個鐘頭的時間。出院時，海軍學生好像還為影片中的無聊情節十分生氣，丁玲就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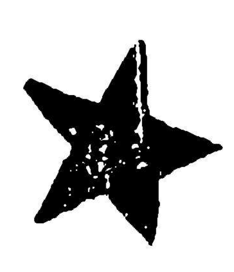
「頻，你這算什麼？我們的生命，難道不也常的自然而然為一些人事上的小故事糟蹋得比這一次電影所耗時間更多嗎？這也值得生氣」！

海軍學生說：

「我生我自己的氣。你呢，你不也是常常因為……」

海軍學生所說的，是丁玲女士因某種感情，把寫過一半的文章向爐中拋去的故事。這類故事是不必提了的，因為一個作品，在作者自己一十面看來，就有撓去的憤怒，則這作品也就大約相這世界上某種人，他不存在也許比他存在還更好些吧。

（本文不得作者認可，不能摘取輯入他書，或改編劇本。）



補白

元曲中的李逵

（江寄萍）

看過「水滸傳」和聽過皮簧戲的人，都能知道黑旋風李逵是怎樣的人物，一般人都認爲李逵的眞面目，便如「水滸傳」中所描寫的那樣魯莽，粗俗，豪爽，其實不然。我們知道「水滸傳」的故事是開端於宋，所以「宣和遺事」中有宋江等人佔山落草的記載。梁山上的瑣事至元而大被一般文人所注意，於是傳之於曲中，並且梁山的故事尤以記李逵者爲多。據我所知有高文秀八種：(一)黑旋風雙獻功，(二)黑旋風喬教學，(三)黑旋風借屍還魂，(四)黑旋風鬪鷄風，(五)黑旋風詩酒麗春園，(六)黑旋風窮風月，(七)黑旋風大鬧牡丹亭，(八)黑旋風敷衍劉耍和。楊顯之一種：黑旋風喬斷案。康進之二種：(一)梁山泊李逵負荊，(二)黑旋風老收心。紅字李一種：板踏兒黑旋風。

以上十二種現在存於「元曲」中者僅有二種：(一)爲高文秀之黑旋風雙獻功。(二)爲康進之的梁山泊李逵負荊。僅在以上的目錄中，我們已可推想李逵的本來眞面目，不一定是如「水滸」中的李逵那樣。尤其顯明的就是「黑旋風詩酒麗春園」，「黑旋風窮風月」，「黑旋風喬教學」，這樣看來李逵不單不魯莽，反而很有那像風流才子的樣子。我若僅以「水滸傳」來推測李逵當然是不甚正確。並且我們看「雙獻功」，也可以推斷李逵一定不魯莽。「雙獻功」的本事，「水滸傳」並沒有這種記載。據云：

「鄆城縣孔目孫榮與妻郭念兒，曾許泰安州神廟香願三年，欲往還願，時多盜賊，長路難行。孫榮與宋江有舊，宋江遂派李逵送之。李逵遂立軍狀，改姓名，易農人服，隨榮去。然郭念兒與白衙內有姦，設計令衙內先往店中相候，以「眉兒鎖常扢皺，夫妻每醉了還依舊」二語爲口號，以備同逃。榮與逵同念兒行至店，留念兒於店，榮逵往廟中覓房爲念兒居住，此時念兒遂偕白衙內逃走，榮與逵追之不及，遂訴於官，官即爲白衙內，下榮於獄。逵聞，念在寨中立保狀，不救榮，難以回寨。因僞爲孫榮之義弟，入獄送飯，陰置蒙酒於食物中，賺獄卒食之，榮遂被救。使之先返山寨，逵又僞作祗候，以酒入衙內宅，殺衙內及念兒，持其頭歸寨。」所以這一齣，「錄鬼簿」又稱爲「雙獻頭」。由這一齣看來李逵則很有機智，絕不似「水滸傳」的李逵那樣一點計謀都沒有，僅持着兩柄板斧渾幹。

「元曲」中所描寫的李逵，當然比「水滸傳」可靠一點，因爲這是朝代距離遠近的關係；並且「水滸傳」人物的描寫也太複雜，未能個個人的個性，都描寫出來，最顯明的就是潘金蓮，潘巧雲，賈氏等人幾乎完全像一個人，這不能不說是「水滸傳」的大純小疵。至於描寫李逵當然也是這樣，施耐菴（亦有人謂水滸傳爲羅貫中所作）爲要描寫一百〇八人，所以對李逵的個性，不能不遺漏一點，這也是一種有理的推測。

（一九三三，十月一日脫稿）

紫色炸藥

宋溪

當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裏，我們的敵人侵佔了熱河，戰事已移到長城一帶，在古北口南的密雲縣，發生了這樣一件悲壯的事情。

● ● ● ● ●

北平前門外一家電料行裏，有一個姓宋名仁的工匠，這人長得身材矮短，大眼睛，小尖嘴，瘦瘦的臉龐。平素穿着藍布短褂褲，短褂的前面密密地鑲了十八個白色鈕扣。頭上戴着一頂鴨嘴洋帽，脚上套着一雙膠皮底鞋。

每當這個工匠敏捷地攀上電燈桿，給人家接線按燈的時候，他那靈活的手脚，使站在地上的同伴們往往把他比作一只野猴猻，於是給他起個外號叫作「宋猴子」。

這個工匠是密雲縣的人，十五歲的時候，他家裏把他送到北京學手藝，他自己無選擇地在這家電料行當了三年學徒，過後他又在這家電料行做工匠，到這時，頭尾算起來他在這電料行已經是歇了八年的工夫了。

八年的勤勞工作，得了老闆的信任，結識了同行中各家的工匠。老闆信任他的表示是給他每年二百四十元的工資，並且在去年冬天他回家娶親時候，准他預支了一年的工資外，並且還額外送他五十元做賀儀，結識同行的結果，是宋仁這個名被大家忘記了，同行的工匠無論在街頭巷尾提到他，總稱他爲「宋猴子」，而且這宋猴子頗得人緣，工匠們沒有說過他一句壞話。

宋仁的家住在密雲縣城隍廟旁邊一條正街上，家裏幾間矮小的瓦房是祖遺的，在城外有十幾畝地也是祖遺的，家裏有祖父，父親，母親，哥哥，嫂嫂，一個三歲的姪兒。有一個姊姊，出閣已經多年。另外還有一個女人，這就是去年冬天才娶來的新娘子。

這些人，各有各的事情，父親是西大街某一家雜貨鋪的掌櫃，哥哥照管田園，母親帶着兩個兒媳婦平時在家燒飯打雜，養豬餵馬，忙時也幫着他哥下地照應。老祖父整天無事，看着孫子玩。

因爲北平離密雲只有一百六十里地，而且又有汽車路，電料行的老闆信任宋仁，歡喜他做事手脚又快又勤儉，所以特別待他好，每年冬天店裏淸閒時候，總讓他回家去歇一個月。

每逢到這時候，宋仁就買些吃的用的零散東西，前前後後地扎在自行車上面，把車輪打足了氣，仔仔細細地戴好手套，把帽沿拉下遮蓋着兩隻耳朵，迎着西北風，出了地安門，沿着汽車路騎去。

● ● ● ● ●

這一年，到了三月中間，敵人已經佔據了熱河，我們的軍隊狼狽地由古北口喜峯口等處退入了長城，後面的軍隊換防上去擋住敵人的氣餤，於是就沿着長城一帶發生了激烈的戰事。沿着長城的十九縣全在敵人砲火之下，逃難到北平的人，男女老幼，一天比一天多。

宋仁每天注意小報上的戰事消息，這些時來他日夜惦念着他的家，有時就不免心慌意亂。

『宋猴子，你同誰開玩笑？把陰線接到陽線

上，你會叫燈亮麼？』同伴的工匠這樣笑他。

有時老闆叫他到後門外某條胡同某某號去按燈，他卻跑到朝陽門外去。有時明明需用黑線他把白線帶去。有時急性主顧們這麼瞪着眼睛責問他：

『我告你要配螺絲口的燈炮，你帶這雙釘口的來幹什麼？誰有功夫來等你麻煩！』

戰事繼續下去，遇到報上軍事消息壞了一點的時候，情形更要糟。

這被稱為猴子的工匠，如今變成一只笨猪了。他自己為這情形生氣，但是他卻沒法不惦記着他的家。

有一天，他又做錯了事情，一位主顧打電話來責問老闆，並且說了幾句不好聽的話，老闆給人道了歉，生氣把電話掛上，打發個小徒弟把宋仁叫來。

『像你這樣子，成天瞎幹，再過兩個月還有誰來照顧買賣，』向來和氣的老闆，這時臉都氣青了，『……我待你可有差處，你到害起我來？你要再不好好幹，滾你的。』

宋仁面紅耳赤起來，羞慚難過的情緒在他心上打轉。他說道：

『我不是有意的。……戰事……日本鬼打到我們縣裏了，我念着家裏，……我想不出辦法，……』

從來不會空想的老闆這時忽然了解這青年工匠的心情，立時堆下笑容，安慰地說道：

『這……你早不說？不錯，不錯，你家在密雲。那日本鬼子可不講理。……這麼辦，你回去看看，若不好就帶着老小來北平避一避。』

這老闆於是替宋仁計算全家住在北平每月的開銷，並且這樣說：

『來了再看，反正是暫時的，錢不够我想法先借你。』

好像立時全家得到安全的樣子，宋仁立時心上輕鬆了，他歡喜得帶着眼淚發笑，同事們看見這情形也都高興起來。

這一夜，宋仁輾轉反側睡不着，他想到全家搬到北平的安全，家裏的人，一個個面貌在他眼前轉動着，他盼望趕緊天亮，好趕路回去。

● ●，● ● ●

在古北口一帶，我們勇敢的兵士有七八萬人。七八萬個衛國的兵士因為器械的缺欠，就決心用肉來擋住敵人無數猛烈的大砲。為了死守一道防線，我們的兵士是一批一批毀滅在敵人砲火之下也不肯後退，這情形支持了幾乎兩個月，我們的死傷自然很是嚴重，但是敵人所到無阻的氣燄可消滅完了。敵人覺得這種殭持是他們的極端不利，最後的辦法於是決心轟炸後方城鎮，使一切運輸全斷，迫得我們的兵士非後退不可。

敵人用十六架轟炸機飛臨古北口後方的密雲縣，在這毫無防空設備的縣城上，投下無數個重炸彈，全縣城的居民在清晨睡夢未醒中受到這不人道的襲擊，一切都紊亂了。當天晚上，敵人果然衝破我們正面的防線，侵入縣城。但到第二日清晨，我們後面生力軍趕上來，聯合着左右兩翼，又用機關槍，手溜彈同血與肉把敵人趕回去，克復縣城，恢復古北口南天門一帶的防線。

當宋仁用了全力，使自行車每個鐘點在不平的道路大約能走三十里的速度趕到密雲縣城的時候，這縣城已經不像是縣城了。這工匠沒有功夫去觀察那種種的變更，他沒遇到阻攔地一氣就趕到他的家門。

門是開着。走進院子，屋頂已經沒有了，就好像剛剛拆塌一般。一面跑着，這工匠大聲叫着爺爺爸爸，沒有人嚀應他，他腿發軟，一顆心終

咚地像要跳出他腔外。

他趕到那已經沒有房頂的屋裏，站在磚瓦，泥土，木頭，的上面，看見一只小手壓在一塊磚頭底下，這是他小姪兒的手。他翻開那塊磚頭，小手的斷接處的血還沒有乾。

眼前好像天塌地覆一般，像一只瘋了的野獸，這工匠驟然爬在這磚瓦，泥土，木料當中手脚戰慄地翻着，他尋出來他父親，母親，哥哥嫂嫂每個人的一只脚，一只手，或者半截身段，或者一個稀爛的頭顱。……

他儘力這樣翻着，把尋到的血和肉集放在一處，他的手指已經被木料磚瓦刺破磨破，但是他不知道他手上有湧出鮮血的破口，因爲他的手早已被灰土中尋出來的零碎肉塊上濕淋淋的血染紅了。

他想不出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忘記了一切，他好像覺得這場倒的屋，這些零碎的血肉全是不相干的東西，這是做夢，他父母等人是在另外一個地方此時正在說話發笑。但他又感覺到這是在他家裏……又知道這全是他家裏人的血和肉……

所有的磚瓦，木料，泥土，他全翻遍了，但他仍然無意識地發狠翻着。忽然他把散集在旁邊的血肉一塊一塊地拿着，好像是要把牠接砌起來，（實際上是砌不完整的！）但他又沒有這樣做。

他仰起頭來望望那一部份倒掛下來還未塌到地的房頂，他那一雙血紅的眼睛直盯着他的新發見……他父親半截上身側臥在那房頂上，睜着眼睛，從那稀稀鬍子下張着嘴，露着牙齒，……

這工匠又把眼睛轉到別處，那未倒的牆上還懸着他娶親時人家送的喜聯，他忽然想起他女人是住在後院的房子……他連爬帶跪地滾到後院，後院的三間屋到是完整如故。

在院當中，一只他祖父養金魚的瓦缸還有三尾金魚在水面上吸浮沫。

他祖父的臥房是後院的東廂房，那房子也還是好的。一角斜陽安靜地射在那牆頭上。

這工匠扶着金魚缸站立起來，他一眼看見他祖父胸口的衣服上染了一片烏紫的血，那銀白色的長鬍鬚的尖端也變了色。這屍身仰天躺在入門的階沿上，一只脚還放在階上。他趕過去伏在這屍身上，緊緊地抱着。……

走進那完整的三間屋，桌椅櫈子全翻倒在地上，他一步闖進他的臥房……

一個全裸的女人仰天躺在坑上，頭倒懸在坑沿邊，頭髮散亂直懸到地，嘴裏同鼻裏的血沿着嘴角同鼻溝流滿了面龐。

他走近坑沿凝視着。

這是他的女人！那雪白的肌膚染在血泊當中……半邊胸部已經被削平，肚上有長的刀口，腸子露出一段，另一部分被刀刺成稀爛樣子……

這是敵人的飛機同半日佔領的結果。

這一切，好像在這工匠的頭腦裏擁擠不下，黑暗遮住他的眼睛，……他不自覺地倒在地上。

● ● ● ● ●

這平素被稱爲猴子的工匠，在那荒涼的城中走着。他什麼時候從那赤裸的屍身旁邊醒的，誰也不知道。這時，若果有北平的同伴頂面碰見他，也不會認得他的：這强烈的刺激不僅使他的腦失了活動，而且也改變了他的外表。一雙血紅的眼睛隱藏在一頭亂蓬蓬的頭髮之下，眼眶那深陷下去，那薄薄的嘴唇已經沒有紅色，面貌青白的，行動時的脚步好像醉鬼的一般，兩手主地垂着，滿身是灰土。

一只小手，父親的頭顱，祖父的血色，女的肚腸，這些景象儘在他眼前逼眞地打轉。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喂，老鄉，‥』一個聲音從背後追着叫這工匠。

他沒有理會到。

『喂，站住，老鄉！』

他還是聽不見，這時一只手已經抓住他背脊上的衣服。這工匠從容地轉過身。

『呵，‥‥』那趕上來用手抓住這工匠的兵士這樣驚嘆着。

這兵士是一個連長。他帶着一連兵隱藏在鼓樓下的地窖裏看管軍火等東西。自從那天敵人轟炸這縣城之後，原有的居民全數逃避了，剩下幾個不肯逃走的老年人，也不會出來在街上走。所以街道上是誰也看不見一個人影的。

這連長看見宋仁一雙眼睛，立時鬆了手，心上的疑慮打消，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宋仁無言無語地痴望着那身高背闊的兵士。

『怎麼？……毀了麼？』兵士這樣問。

『……』這可憐的工匠點點頭又搖搖頭。

眼裏浮出淚水的，不是這工匠，卻是那兵士。

『那兒啊？』

『城隍廟西街，』宋仁動了動嘴唇，那聲音啞得幾乎聽不到。

『那一帶週圍全完了，』這連長搖搖頭說，『敵人以為指揮部設在城隍廟，可是他們才沒有炸着指揮部呢。』

連長沒有勇氣問：宋仁到底受到怎樣的損失，可是他心中估計到這無辜的老百姓一定夠瞧了。一種同情心使他跟着宋仁並肩走去。

從這連長的口中，宋仁知道了那天清晨被轟炸的情形，知道我們克復這縣城的經過。而且知道此時前線已在九松山一帶，離城有三四十里地了。

『敵人飛機這兩天還來麼？』宋仁慢慢恢復心神，用着黯啞的聲音這樣問。

『昨天沒來，今天早上來了四架，隨便拋了幾個炸彈，老百姓全逃了，白炸呢。』這連長接着告訴宋仁這城裏人民既然逃空，總指揮部雖然還在城中，可是另外只有幾連兵，敵機來時無論如何偵查不到要炸的目標的。

『所以這時候在這城裏可算安全了，』連長這麼說，又想到那天敵機來臨的光景，『我們若是有防空設備，敵機怎敢在屋頂上隨便打圈，老百姓也不會炸得這樣慘，像……』

連長還沒有說完，一個『慘』字忽然驚醒了宋仁的靈魂，如像夏天風暴一般，淚珠從那血紅的眼眶裏射出來，悲傷的感情恢復了，宋仁的心好像落在滾油裏，他使勁捶着心口，號啕大哭起來。他衝到街旁，用拳頭打牆，把臉貼在牆上。

這一條長街上只有這兩個人。店舖的門像元旦清晨那麼緊閉着，住戶的門也都全是閉着的，有的還用一兩塊大石條攔住門限。曾經中了炸彈的屋宇把磚瓦木料倒塌在街心也無人過問。

宋仁的哭聲好像沒有止境似的，這出其不意的感情爆發使得連長一點主意都沒有了。他手足無所措地湊近宋仁的身旁，自己咬着嘴唇，也一陣一陣心酸。

這可憐的工匠的聲音更啞得不成樣子了。連長忽然想起身上帶着的熱水瓶。他拔開塞子，送到宋仁的嘴旁邊。

『喝口水，老鄉，別傷心了。』他很小心地說着。

● ● ● ● ●

在那一陣情感的風暴般爆發之後，宋仁更是啞得不成樣子。連長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這可憐

的工匠弄到他所在的地窖裏過了一夜。

第二日的上午，連長閒着無事，這兩個人就登上城牆瞭望。

五月的陽光很溫暖地照着大地。他們在城牆上更是一目了然地看見這城裏被炸的情形。那荒涼的樣子更明白地擺在他目前。他們坐到箭洞的凹處，看看城裏的屋頂，又看看遠處的山。

連長伸手遙指着城北的一帶遠山，說道：

『你看那第二層山裏面那個山谷，那是我們的正面防線。那些山谷裏面，我們有七八萬弟兄們守在那兒同敵人拼命。他們爲了國家民族，棄了父母妻子，全願在那荒野的山谷裏流血，死亡……』

『爲了國家民族…』宋仁好像領悟到這裏面的意義。

『流血，並不是可怕的事情；死亡，也不是悲傷的事情，』連長的面上露出一種莊嚴的表情；『我們這民族自古來受了多少次敵人的侵犯，每一次都有我們的祖先去流血，死亡，所以才保住我們這民族的存在……現在輪到我們了！我們有什麼不甘心呢！你也許不知道，當一個人知道了他的血可以滋養整個的民族他個人的生命的失去可以保障整個民族生命的存在，那時死亡在他才是一件光榮有價值的事情呢！』

連長更是奮興起來，他伸過手指着那近處間被炸塌的屋，繼續說道：

『我們的老百姓有什麼過錯？誰來毀滅他們的呢？誰給他們這樣災難？這眼前的慘狀就是敵人的成績，我們若不用血與肉來擋住敵人，擊退敵人，這災難會降臨全國的村鎮，……』他又指着那城牆下空場上的黃土堆，『你看那一壘一壘的臨時墳堆，那是我們的勇敢長官的，在反攻那一天他們身先士卒地盡了他們的責任，他們這時是多麼心滿意足地安眠着！在反攻的那一天，我們弟兄們死傷下來的有一萬多，一萬多個弟兄們的生命奪回這幾十里的疆土，爲了誰？爲了我們子孫萬世好延綿地生活在這片疆土上啊！……』

連長抬起頭來望着青天，雙手張開舉起來，眼中淌着淚珠地懇求道：

『天老爺！那一天才叫我上前線！』

宋仁好像着了迷一般，這時他用黯啞的聲音這樣問道：

『像我這樣的人，國家民族也用得着我的血同生命麼？』

連長瞪住眼睛望着這工匠，伸過手來緊緊捏住他的肩膊，感動地說道：

『只要是我們民族的一份子，我們這民族就需要他的血和肉！尤其在這敵人深入的時候！』

一種微笑忽然浮上這工匠的面上。他得意地說：

『報我的家仇，保障我的國家，死，那太便宜了！』

宋仁連着在那連長的地窖歇了幾天，兩個人自然而然地結爲好朋友，這工匠從連長的口中獲來新的知識，又從連長的同情心裏得到慰藉。他家庭的慘狀仍然時刻在他眼前，但是那份悲傷卻變爲憤怒了。『爲什麼還要難過呢？』連長有些這樣說，『七八萬個弟兄都願意死在前面那排列山上，我們就死不得麼？』

而且有時宋仁一個人去到城門洞下看躺在滿地的傷兵，有的流血過多，面色慘白不省人事了；有的手上或腳上扎着白布帶着輕傷的，宋仁就每每這樣同他們閒始談天：

『老鄉，府上那兒？』

『山東。』

『第幾軍？』

『十七軍，』

『傷得重麼？』

『他△△，炸爛一只手，你看。』

這工匠就把眼睛凝視着那被白布扎成一團的手，白布的最外層還印出血跡。

『唉，』工匠不自止地這樣嘆氣。

『沒有什麼，還有一只手呢！好了再上去幹！』

那個傷兵一定會帶着希望的笑容這麼說。

『好了再上去幹，』這愉快的聲音便留在宋仁的耳旁打轉，提醒了他自己。

這幾天，因為我們的軍隊支持得住前面敵軍，先前逃往了的居民又漸漸回進城一些。於是城裏就發現有漢奸的行動。

一個下午，正當這工匠同連長在城牆上坐着談天，聽前線上隆隆的砲聲的時候，一個年輕的排長急急地跑上城牆，立正在連長的面前，喘着氣，說道：

『報告連長，總部有命令下來。』

連長立刻站起來跑回地窖。

當天晚上，在十字街口一眼水井旁，一隊軍用手提燈的黃色光線照着三四個人在工作着。

『若不是命令早到一天，也許明天這城裏人全死了，』連長的聲音。

『不是命令上說下午就槍斃了兩個麼？』宋仁把一股電線接上電瓶，又招呼那另外兩個工作的兵士道『小心，通電了啊！有了這電網，那些鬼若來投毒藥才好呢。』

『還有井麼？』當他們在回去的路上，連長問宋仁。

『沒有錯，就這十四口井。你想那兩個之外還有沒抓着的麼？』

『誰知道。這些小子拿了幾個錢就來害祖國，眞氣人。』連長使勁吐了一口吐沫。

『我們怎麼就沒有人去害敵人的呢？』

連長覺得無話可說。

那只手提燈一晃一晃地把他們腿的影子映到街旁的牆上，那放大的影子也張開又又一動一動地往前移去。默默地走着，宋仁想到小孩時候有時晚上打着燈籠照他祖父上街的情境，不由得眼淚沿着他的鼻溝滾下來。

第二日，天剛一點濛濛亮，總部的命令又下來了。說是探聽到敵人因為久攻不下焦急萬分，又準備在這幾天內來炸後方縣城，命令上叫連長由得特別小心保護軍火地窖，關於居民方面，總部已經出告示叫人民準備了。

『又要來炸麼？……』宋仁臉色變得青白地說道。

連長嘆了口氣。

這一天宋仁忽然地關心到各種炸彈的用法。連長一件一件地都詳細指點給他聽。

『敵人的飛機場在那裏？』這對朋友坐在地窖的旁邊一片空地上吃晚飯時，宋仁忽然這樣問。

『臨時飛機場聽說是在口外六七十里一個地方。問他幹什麼？』

『沒有什麼，』宋仁立刻把話頭轉到別的事情上，很顯然地是要隱藏一件心事。

這天晚上宋仁在稻草堆裏翻來覆去，在連[illegible]的鼾聲當中，一個新的計劃在他心中輪轉着。……連長清晨醒來的時候，看見宋仁沒在他旁邊，他以為這工匠是去解手了。他揉揉眼睛坐起來覺得一張紙塞在他胸前的衣袋口上。他拿到地[illegible]的入口處，湊着晨光，看見那紙上面寫着：

『老哥若能回到北平，請到弟行裏說一聲說弟暫且不回北平。老哥待弟好處，弟永[illegible]記着。

小弟宋仁字』

● ● ● ● ●

大約半個月以後，全國的報紙上載着這樣個消息，說是古北口外敵人的飛機場在某夜失，損失了十幾架飛機，起火原因不明，但是因是周圍燒起來，而且又都是氣油引火的，所以然是有人縱火，敵軍首腦部為此事極形震怒，再度轟炸我軍後方的計畫暫時取消了。

再過兩天，忽然又傳來更是驚人的消息，是承德敵軍首腦部正在集會審問飛機場大尉的候，有一個飛機場電氣工人，闖入自首，口稱是中華民國歸順敵人的漢奸，飛機場的失愼是的過錯，敵軍首腦正在驚疑之際，這工人忽然着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號，用力滾倒地上，頓時烈的爆炸轟然響起，這工人同敵軍的首腦部就剎那之間，全歸於盡。事後推測，一定是這工竊取飛機場所備之紫色炸藥繫於胸腰之間之勇行為，不幸軍事首腦竟未隄防，中此毒計而蒙大之損失云云。

一九三三、九月二十一夜午

原文献残缺